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陳昌圖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御朝元殿受朝

丙申高州蠻人來貢

庚子詔自今凡更定刑名邊防軍旅茶鹽酒稅等事並
令中書樞密院參詳施行以上封者言二府命令互出

或有差異故也 令審刑院大理寺三司詳定配隸法
既而取犯茶鹽礬麴私鑄錢造軍器市外蕃香藥挾銅
錢誘漢口出界主吏盜貨官物夜聚為妖等十二條悉
減從輕焉 詔如聞入內侍省遣親事卒於京城察
事因緣騷擾並止絕之

辛丑詔益利兩路去秋災歟宜令本路轉運使洎長吏
倍加存撫 倚閣廬壽和泗州所逋去年秋稅以水災
故也

乙巳夔州徼外蠻覃如綰等八十三人來貢 詔諸路
州軍所須繁碎物以正稅折納者自今悉罷之 兩浙
轉運使陳堯佐言杭潤等州米斛錢六十蓋淮泗不稔
行商販鬻致有增價乞行禁止詔不許仍令發廩賤糶
以濟貧民

丙午詔使臣犯入已贓徒已上罪叙用已至本職降兩
資者止犯入已贓杖罪及元斷徒以上該恩特停官者
叙用至元職降一等止縱逢赦命不得叙進又詔援赦

理選人如曾犯賊及酷刑害命者令流內銓責其再犯當永不叙用知委狀先是太宗時貶黜再用人皆責改過狀以示儆戒於是申明之

丁未中書言命官犯罪配諸州衙前者承前經赦止放從便昨赦恩內許令叙理今請以賊重及情理蠹害者授諸州參軍餘授判司京朝官幕職令錄簿尉等第甄叙從之

戊申詔內臣將命于外干預州縣公事及所在官吏不

即以聞並寘于罪凡內臣出使皆責知委狀敢妄奏他

事者當伏軍令祖宗舊制也

責軍令狀見江休復雜志今附此按此下原本有

又詔如聞入內侍省遣親事卒於京城採察公事因緣騷擾並止絕之凡二十八字已見前庚子條下此係

重出今

刪去

己酉詔京城賜酺五日

知舒州蘇國華言部內官吏

僧道耆老二千二百七十三人詣州列狀請車駕謁靈

仙觀詔諭止之

庚戌諸州勝境曾賜先朝御製書者並降上所作太宗

聖文神筆頌刻石

辛亥進封衛國長公主為徐國楚國為邠國越國為宿國 詔仙官仙經之號有犯聖祖名者咸改之 命中使葺唐州淮瀆廟

甲寅上謂宰臣曰羣臣出任受命之後多以南北非便為訴向敏中曰國家任人豈容自便當須釐革上曰若所任非所便則其心不安心既不安則何以久于其事王旦曰俯從人欲實由聖慈中外素知未可遽改也上

然之

丁巳以監察御史唐肅為梓州路提點刑獄先是肅為
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
旦起視之血污其衣為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為
白其寃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
日果得真殺人者于是郡牧判官缺或請以肅為之上
曰朕方別有所委俄授此任肅錢塘人也

庚申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

儀上又置司宮令正四品在尚宮上著于令以嬖好楊氏為婉儀 詔兩浙諸州軍寺觀及民家藏銅像限兩月內陳首委本處依銅鐘磬例勒知州通判名銜給令依舊供養先是知衢州宋為善言所部民有銅像者依法區斷其銅像準犯銅例沒官慮傷崇奉之道而陷刑者衆故條約之

宋為善未見

辛酉詔宗正寺以皇屬籍為皇宋玉牒從判寺趙世長之請也仍錄別本藏祕閣備檢討

趙世長未見

榮王元儼

嘗侍宴頗多言又嘗請石保吉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
及赴北園御筵有伶人少不中意元儼遽叱之將加捶
撻宮僚皆莫敢諫既而對上復請此伶人作戲上不悅
它日以語王旦等曰朕昔與諸王侍宴何敢如此弟兄
相接亦無游談唯是讀書著文交相質問即位以來每
歲賜宴不過再三政慮宴喜之次言辭或致差失耳王
旦曰今當召記室崔昺諭以親王喜怒過當必須規正
向敏中曰陛下友愛親賢小或不當必以禮約之誠漸

摩之深旨旦曰聞王罕與賓屬相見上曰朕在東宮常

與官僚款接楊勵邢昺日夕講誦今當儆戒之也

實訓係此

事于祥符五年初無時月今附見皇宋玉牒後稍刪潤之

邵州闕守臣轉運司遣

潭州監稅聞人若拙權領州事上以若拙頃與李琰等

謀叛因告變授官遽使親民俗何由勸罷之用澧州駐

泊都監史方知邵州上封者言武臣知州軍處或闕

通判望令轉運司飛奏以聞付有司速差所差官未到

仍于京朝官知州通判有全員處權差從之

二月癸亥朔詔廣南福建川峽路軍民凶惡為患者並
依法斷訖併家屬械送赴闕 川峽四路贓錢賞罰錢
許以鐵錢十當一 令開封府自四月至八月死亡者
不須覆檢它月仍舊 賜太常博士中書堂後官劉思
恕等緡錢羊酒令賜酺日飲會時思恕等引樞密院副
承旨已下至大理寺法直官例請預酺宴王旦以為不
可故特有是命 向敏中陳堯叟馬知節丁謂等言自
今聖製歌詩望各賜一本從之先是每賜惟及班首故

敏中等有是請

甲子詔自今犯罪已叙用未復資人遇赦情輕者便與叙用

丙寅召宗室近臣詣滋福殿觀聖祖臨降及衆真列侍圖又陳於含光殿以示百官

戊辰上御乾元樓觀酺自是凡五日

辛未夔州蠻彭延進等四十八人來貢

甲戌詔文武官犯私罪該赦叙理者刑部磨勘訖中書

樞密院具所犯輕重取旨 詔獎知河南府馮拯等獄
空故也 前泉州觀察推官公孫簡監茶場代還引對
便殿上閱其所試判辭荒謬止命加階簡自陳有勞乞
改京秩上令以判辭示之左右揮使退簡聲色愈厲詔
付御史鞠問責授房州文學

乙亥泰州言海陵縣陂湖草中生聖米頗濟饑民

乙酉詔自今諸寺院童行令所在官吏試經業責主首
僧保明行止乃得剃度如百屬試驗不公及主首保明

失實者並寘重罪先是歲放童行剃度皆游惰不逞之民靡習經戒至有為寇盜犯刑者甚衆故條約之

辛卯環慶副部署真定王守斌言準詔簡省戍卒其自京新發兵已令於永興軍等處屯泊上曰邊防利害係將帥能否守斌能體朝旨減邊費亦可嘉也

三月壬辰朔宜春郡主高氏言蒙恩賜城西蔬圃望蠲其常租上曰租稅以備軍須免之則後援例者衆不許丁酉詔應祠祭行事並須早入致齋先是饗先蠶太祝

馮經為監祭使所糾故申明之 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盧琰被疾琰勤於使職所至以幹集聞詔遣中使挾太醫往視及卒上甚悼之時琰母八十餘無恙有詔琰子太常博士士宗特追出命知懷州次子秘書丞士倫為太常博士賦祿終喪

己亥閣門奏後苑賞花曲宴羣臣有禮容懈惰者上曰飲之酒而責其盡禮亦人所難也宜且降詔戒諭之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以疾固請補外甲辰命知青州

上作內侍箴賜閭承翰等承翰表請刻石本省從之

丁未詔沙門島罪人除該赦遣赴關外自餘量其所犯輕者徙置近地 詔京城徼巡宜參用馬步軍士時巡卒三人因寒食假質軍裝賭博既不勝遂謀以五鼓未盡伺擊陌上行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貿易以贖所質上曰太宗朝巡警兼用馬步卒蓋營校不同可以互相覺舉遂復其制焉

戊申以主客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都磨勘司楊岵監

汝州留田務岬以重法按本司吏吏訟岬嘗私役使公人法當奪官上特寬宥訟者決杖停職

權知開封府劉綜言貴要有交結富民為之請求或假託親屬奏授爵秩緣此謁見官司煩紊公政請加抑止
庚戌下詔風厲各令自新繼今復然者重寘其罪 又
詔富民得試銜官者不得與州縣官屬使臣接見如曾
應舉及衣冠之族不在此限

辛亥詔京師每冬正寒節假止許民庶賭博而禁卒有

犯官司亦例釋之甚無謂也自今不得復然

壬子夔州蠻人龔才晃等來貢

癸丑進士魏剛決配崖州周惟翰勒出科場大理寺丞
魏瓘停官郾城縣令張沔衝替剛與惟翰素有隙因誣
告惟翰詆天書按鞫無狀瓘坐延剛與惟翰於家沔即
瓘之近親與剛等款匿故併責焉瓘羽之子也嘗為開
封府倉漕參軍會上元與內侍督作燈山而內侍誅索
擾人瓘密以狀聞詔杖內侍於省中

詆天書據瓘本傳
然本傳云剛詆天

書則又誤也張沔浦城人
劉敞誌墓此別一張沔也

甲寅江南路提點銀銅鉛錫胡則言信州鉛山縣開放
坑港兵卒死傷甚衆詔遣使劾轉運司規畫乖當及提
點刑獄司不即聞奏之罪其役徒休息之則嘗為鑄錢監得吏
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
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命乎籍為羨餘釋弗誅

乙卯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以修玉清
昭應宮使丁謂為迎奉修宮副使李宗諤副之北作坊

使淮南江浙荆湖都大發運使李溥為都監丙辰加溥
順州刺史旌其鎔範之勤也

戊午詔比來諸州大辟五人以上委轉運提點刑獄司
錄問訖乃得決以故頗有留滯自今聽本處不干礙官
若三班使臣錄問 環慶路走馬承受李希及言緣邊
小蕃時縱人騎抄掠熟戶上言此亦邊臣少威望所致
也因謂王旦等曰邊臣臨事多不得宜大凡若能禽驅
敵人則可決策出奇不然莫如鎮靜唯曹瑋頗有方略

嘗言蕃戎之情誠偽相半但當伺察其情實者推心厚待之姦偽者亦善待而密為之備彼自以為莫我疑也或有侵盜必掩其不虞而敗之

己未詔兩京諸路場務津渡坑冶等不得令仕宦之家該蔭襲人主掌先是陳留縣民田用之盧昭一爭奪酒務用之父見任幕職昭一為試秩故條約之

存此記事始或可削

更檢看

夏四月甲子三司定監買茶場官賞罰之式凡買列入

筭茶及租額遞年送權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為課
績其不入筭者雖多不在此限

丙寅詔文武官保蔭孫姪者不得妄名為子

己巳放瓊州螺蚌稅錢

庚午利州路承受侍禁張仲文降一資黜巡外州驛遞
初仲文言新知彭州皇甫載不能稱職上令本路轉運
提點刑獄司察之具言載頗勤所任因命樞密院召仲
文詰之具伏虛妄乃有是責 詔雄霸州所調鄉丁為

忠順指揮戍于河上歲月既久宜特遷轉之又詔補填
闕額俾及元數河北忠順自太宗朝以瀛莫雄霸州乾
寧順安保定軍家丁置凡三千人自淘河至泥姑海口
九百里為二十六寨一百二十六鋪沿界河分番巡徼
隸緣邊戰棹巡檢司自十月悉上人給糧二升至二月
輪半營農

慶曆七年八年
皇祐四年可考

戊寅刑部員外郎兼知雜御史段華言羣臣外任官滿
多以焚黃省親為名奏牘不待報而去有累月不赴朝

請者望自今請告半月者聽行半月以上者奏裁從之

實錄本志並如此紀獨云詔外任官解秩者許便道省親展墓恐與此少異也當考

己卯出太宗游藝集併親製樂曲九絃琴五絃阮譜付史官及太樂署

庚辰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李士衡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上曰議者言士衡用河北錢五十萬貫助東封致令管内闕乏丁謂曰士衡貢東封見錢止十萬餘即薪芻總計五十萬爾上曰官吏艱于經畫輒以此為辭當

復任士衡責其集事以塞衆多之言故有是命其後積粟塞下至鉅萬斛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 詔淮南州所給饑民糜粥俟麥登乃止

判大理寺王曾言自咸平編敕後續降宣敕千一百餘道及雜行者又三十六百餘道條件既衆檢視尤難望遣官刪定乃詔曾與翰林學士陳彭年等同加詳定壬午有司請開置望春門上以宮觀功役未畢罷之

丙戌詔諸州死罪情理可憫及刑名可疑者報提點刑

獄司詳察以聞當付大理寺詳覆無得顧避舉駁致有
幽枉 幸新修五岳觀賜官吏器幣工徒緡錢有差

丁亥詔聖像所經州縣官吏各賜宴設

是月詔諸廂鎮無得擅置刑禁至道初禁鎮將廂校妄
理詞訴捶掠人者至是潁州廂校張珪強以鬻牛者為
盜捶掠致死刑部請申前制 詔應京朝官諸司使副
三班使臣等差遣出外緣路館券回日於閤門送納委
三司點檢如枉道重疊虛給官物者具名以聞

會要四
月事

詔糧料院置諸道幕職州縣官借支料錢文簿請訖
勾鑿初度支判官祖士衡上言銓注官訖吏部格式司
移牒三司借支俸錢三司下糧料院施行至有候請不
及而赴官者未嘗申舉或致欺倖因請置簿以統之經
百日而不請者就新任給之

會要四月十三日今
附月末或可削去

五月辛卯朔上御崇政殿親錄繫囚流罪以下遞降一
等

壬辰詔伎術官未升朝特賜緋紫者勿佩魚 詔權罷

今歲貢舉

癸巳權知開封府劉綜言本府鞠罪刑名有疑者舊例遣法曹參軍詣大理寺質問參酌施行近日止移牒往復多致稽緩請循舊例許之

辛丑國子監新修御書閣有赤光上燭長尺許判監孫

奭以聞

孫奭上疏諫祥瑞今亦為此不知何故按降聖記五月壬寅王旦等奏八日九日十日十一日

十二日聖像船有竈徊翔向敏中等表賀及國子監所奏今月十一日夜祭告官工部郎中直史館高紳奏禮部郎錢暖說書官前德州安信縣令滑文演等同見新修御書閣東北角二條柱上有光約一丈已來至二夜三

點方散並請宣付史館詔從之初無
孫與姓名而實錄所書獨如此當考

先是丁謂等自建安軍奉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像各
御大舟迎奉使副侍玉皇聖祖都監於太祖太宗舟
檢校舟上設幄殿皆有內侍主供具夾岸黃麾仗二千
五百人鼓吹三百人別列舟十艘載門旗青衣弓矢爰
义道衆幢節所過州縣道門聲譖鼓吹振作官吏出城
十里具道釋威儀音樂迎拜所過禁屠宰七日止行刑
二日遣迎奉大禮使王旦詣應天府酌獻奏青詞宗室

至故驛羣臣至通津門奉迎先於京城升橋北設幄殿
大次宮懸甲辰聖像至上齋於長春殿百官宿齋於朝
堂乙巳上袞冕朝拜羣臣朝服陳玉幣冊文酌獻具大
駕鹵簿自宮城東出景龍門至玉清昭應宮大禮等五
使前導載像以平盤輅上加金華蓋之飾以迎真迎聖
奉聖奉宸為名每乘二內臣夾侍其纓轡馬色玉皇聖
祖以黃太祖太宗以赤上具鑾駕先由宮城西出天波
門就宮門望拜權設幄奉安擇日各升本殿丙午羣臣

稱賀曲赦京城建安軍揚州高郵軍楚泗宿亳州死罪
囚降一等流以下釋之升建安軍為真州鎔範聖像之
地特建為儀真觀真州放今年夏稅十之三屋稅十之
二聖像所過州軍放夏稅十之一淮南災傷處去年秋
稅並蠲之

己酉詔玉清昭應宮自今不得以葦茹入如有宴設即
就他所 賜迎奉聖像官行事官金幣有差

辛亥升真州為上州月給酒泊公用錢如泗州例詔准

南諸州應緣王清昭應宮所差民匠月給其家米一石
丁謂等請以恭孝太子魏懿王院增建景靈宮許
之

甲寅修懷遠驛為南宅賜皇從姪惟正等

惟正德昭長子

乙卯詣王清昭應宮謁聖像

度支員外郎陳世卿罷荆湖北路轉運使歸朝屢述溪
洞利害上召對頗器其材復言願効用於繁劇會知廣
州邵晔疾甚朝議擇人代之丙辰授世卿秘書少監知

廣州賜金紫世卿至州奏除計口買鹽之制人甚便焉
丁巳聖像至京遣知制誥路振龍圖閣待制查道奏告
諸陵

己未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宗諤卒上甚悼
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名自立不墜門閥者
惟李昉曹彬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因
厚賻其家子昭適昭述弟宗諒並遷官及王清昭應宮
成又錄其幼子仍給奉終喪宗諤風流儒雅有醞藉內

行淳至事繼母以孝聞二兄早卒奉嫂字孤閨門之內

兒無常父賞延所及必先羣從及卒而已子有未仕者

好賢獎善薦拔寒素士大夫皆歸仰之

記聞載王旦引宗諤參政已附

見五年九月江休復云欽若說旦乞厚賻宗諤家上顧曰宗諤大欠卿債旦乃知為欽若所賣遂邑邑至薨按天禧元年九月旦始卒距此尚五年恐休復誤也若謂欽若緣吳植事邑邑至薨則恐有之旦必不爾今不取

詔三班院自今引見差遣使臣内有疾患者並附脚

色開說進呈先是選使臣任使引對日乃有盲跛者故

降是詔

詔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多有踰越及受財賄

事發被劾皆稱面曾聞奏因緣生姦自今合奏公事並須明具劄子進納不得輒憑口述

五月
未事

六月甲子監察御史張廓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檢括土田上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稅賦不均富者地廣租輕貧者地盛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誠如聖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致或命近臣專領委其擇人令自一州一縣條約之則民不擾而事畢集矣

張廓
未見

趙州言聖像玉石船經州之石橋河水淺澁有黑龍鼓浪以進船凡歷三灘船既渡河水淺澁如故詔遣官致祭詔宰臣參知政事樞密使副依舊用涼繖先是有司定儀惟宗室得用輔臣悉罷故特有是命

乙丑令環州修城材料有餘者覆護之備修營舍自今不得配率上以是州極邊不產材木凡有所須即於內地科折踰越險阻輦致甚艱故也

丁卯夔州路轉運司言西南蕃遣二百餘人詣闕修貢

詔許其牙職至京餘令以所貢輸黔州就加支賜
戊辰幸開寶寺謁舍利塔賜名曰靈感表瑞異也
己巳國子監御書閣上梁詔近臣臨觀設會上作七言
詩賜之

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億嘗草答契丹書云隣
壤交歡上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糞壤等字億遽改為
隣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為不稱職亟求
罷上慰諭之他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

及議冊皇后上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
三代謂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

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

江休復雜志云改命陳從易按從易當此時為館職

不應草制黃庭堅思賢詩注改命陳彭年按彭年當此時亦未入翰林或特旨另撰如張齊賢封除目與黃夷簡曾致堯例則不可知然江黃所記姓名必有一誤今但云改命它學士草制更須詳考之盡得當時人文集檢討亦可推求其姓名也億雖頻忤旨恩禮猶不衰王欽若陳彭年

等深害之益加譖毀上意稍怠億嘗入直忽被召至禁
中既見賜坐從容顧問徐出文藁數篋以示億曰卿識

朕書跡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
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趨出知諧者之言得行即謀退遁
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得疾億遂留謁告勝
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先一日上聞億母病遣使者以
湯藥金幣賜之使者及門則億既亡去矣朝論諠然以
為不可上亦謂輔臣王旦等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
便旦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寘諸館殿陛下拔擢
至此責以公議誠為罪人賴陛下矜容不然顛躓久矣

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上終愛其才踰月命弗下億素體羸於是稱疾請解官辛未以億為太常少卿

分司西京仍許就所居養療俟損日赴任

黃庭堅云改命陳彭年草

制命下之日億全家奔陽翟按立后在去年十二月億以今年五月出奔其出奔不緣此也歐陽修所記與江休復畧同令用之錢惟演金坡遺事載億以五月二日奔陽翟使者及門始知億已亡去則湯藥金幣非億去後始賜也本傳云億不待報行上親緘藥劑泊金帛賜之蓋飾說也今用惟演所載庶得其實億既亡去朝論即諠然王旦等乞罷其近職此命當亟下乃自五月二日至今月辛未幾四旬始責降真宗愛才容直之盛德於此可見而實錄正史並皆脫畧深可惜也今特著之億稱疾求罷因授分司本傳當不謬又云有礙憲官彈

億者則又恐未必然也其時之為憲官者蓋善道也彈
億在明年八月億除汝守之時分司西京之授初不見
有憲官舉劾疑本
傳別有所據當考 中書門下請依宗正寺所奏降皇

后三代父母名氏編入屬籍詔從之 先天降聖節日
令天下以延壽帶續命縷保生酒更相贈遺

秦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左司郎中李濬卒上語近臣
曰天水邊要宜速得人馬知節言北作坊使鄜延鈐轄
張志言可任上然之壬申授左驥驎使就命知秦州志
言尋改名侑 以御製大中祥符頌真遊頌聖祖臨降

記賜天下道藏從中書門下所請也

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為翰林學士學士兼職自此始甲戌上作歌賜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頃命學士罕曾賜歌詩彭年不同他人故有是作因曰彭年詞筆優長擢居清近久益謹密多聞好學人鮮偕者平居日寫萬餘言復精詳典禮深明法令人或請益應答如流皆有依據常令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必具載經史子集所出備而後已自非強記何由至此

敏中曰彭年兼有器識丁謂曰彭年全才也豈止以文雅雍容侍從至如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上然之因曰詳定所事無大小皆俟彭年裁制而後定此一司不可廢也往者參酌典禮雖徧歷攸司而所見皆出胥史今已為定式矣三司借內藏庫銀三萬兩保安軍言久雨河溢判官趙震及兵民溺者凡六百五十餘人遣使卹之

丁丑以大理評事劉中象免持服簽署澧州判官事中

象莊宅副使仁霸之子仁霸知澧州綏撫蠻人有政績至是卒前荆湖北路轉運使陳世卿言中象久隨父任頗諳溪洞事故有是命詔諸州有黃帝祠廟並加崇飾

辛巳命翰林學士王曾昭宣使韓守英勾當三班院代孫奭竇神寶以稽滯使臣故也詔廣州知州給添支錢自今以七十萬為添支五十萬為公用時言事者云廣州本無公用錢而知州月給十萬蓋兼備公費而長

吏以其名為添支但以自奉宴設甚稀故特為定式

丙戌秦州言押領龜茲國進奉輝和爾首領懷化司戈林布智行至黃河北為蕃部所隔望遣使臣接導仍賜遷秩告身上曰戎人無厭不可悉如其請令秦州就遣使臣量加賜與引伴出蕃供奉官劉渥前使龜茲以疾先還至京而卒上閔其在道艱阻詔以供帳物賜其家從行人第遷補之

丁亥增給兗州公用錢犒修宮使臣軍校

己丑詔先天降聖天慶節並前後一日不視事

是月詔自今應京朝幕職州縣官乞試斷案者委考試官等就庫密揀公案親自封記候試時於中更選合要道數依元敕精加考試不得仍前令庫胥檢簽致有漏泄其所試斷案須是引用格敕分明方始定斷合得何罪勿使鹵莽如違其所試官並重寘之法其大理寺應係新舊草檢宣敕等庫自後並差官封鎖無使人吏擅有開閉初中書以試人名進呈宰臣王旦言從來已有

差遣或已授遠官雖是法寺要人恐涉規避已不施行
其間預試而中選者亦甚僥倖緣選人未經六考無兩
人同罪薦舉則無階升陟此輩雖云詳練格法或考試
不精則僥倖者多矣或擢于審刑院則例章服歲滿又
加等差使以此尤須得人盡公程試帝曰如卿所言誠
有之所斷案往往先知洎至定刑則但曰合入徒罪合
入杖罪即不指陳犯何條格致得某罪自今選官精加
考試仍申條約故有是詔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一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六年秋七月癸巳內侍江德明言上清宮道
場獲一龍于香合中

甲午賜諸路天慶觀逃田藩鎮十頃諸州七頃軍監五
頃 改上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曰東岳司命上卿

佑聖真君初封禪畢詔上保生天尊之號至是以聖祖

肇臨名稱相類故改上焉

據此則保生天尊乃聖祖也佑聖真君乃東岳也祥符初

誤以聖祖為東岳及今方知其別故改命要是聖祖及東岳皆有司命之號云王中正事更詳之

乙未上謂王欽若曰訪聞河北州軍城池解宇頗多摧

圮皆云赦文條約不敢興葺今雖承平無事然武備不

可廢也宜諭令及時繕修但無改作爾 詔皇族歲時

進獻皆無用之物徒成冗費自今除天慶天貺先天降

聖四節進供養物外餘悉罷之相王元偓等奉表懇請

仍舊不許 先是晏州多剛縣夷人糾望行牌率衆劫
涪井監殺駐泊借職平言大掠孳畜知瀘州江安縣奉
職文信領兵趨之遇害民皆驚擾走保戎州轉運使寇
瑊即令諸州巡檢會江安縣集公私船百餘艘載糧甲
張旗幟擊銅鑼鼓吹自蜀江下抵清浮壩樹營柵招安
近界夷族諭以大兵將至勿與望等同惡未幾納溪藍
順州刺史史介松生南八姓諸團烏蠻徂廣王子界南
廣溪移悅等十一州刺史李紹安山後高鞏六州及江

安界娑婆村首領並來乞盟用夷法立竹為誓門橫竹
繫猫犬鷄各一於其上老蠻人執刀劒謂之打誓誓曰
誓與漢家同心討賊即刺猫犬鷄血和酒而飲瑛給以
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署大膀付之約大軍至日揭以別
逆順不殺汝老幼不燒汝欄棚蠻人大喜於是峽路鈐
轄王昭遜言消井事狀上遣內殿崇班王懷信乘傳與
瑛等議攻討招輯之宜瑛奏料望等嘗以二年春燒消
井監殺吏民更赦貸其罪而復來寇邊聲言朝廷且招

安得飲食衣服矣若不討除則戎瀘資榮富順監諸夷

競起為邊害今請發嘉眉兵捕剪以震懼之

本傳以此事為五年

蓋誤也實錄又不詳今從會要乃詔懷信為嘉眉戎瀘等州水陸都巡

檢使閣門祇候康訓符承訓為同都巡檢使及發陝西

虎翼神虎等兵三千餘人令懷信與瑊高度進討上因

謂樞密使陳堯叟曰往時孫正辭討蠻有虎翼小校率

衆冒險者三人朕志其姓名今以配懷信正辭嘗料簡

鄉丁號白芳子弟以其識山川險要遂為鄉道今亦令

懷信召募又益州有忠勇軍士二百前討王均有功可

給懷信為先鋒又使臣宋賁屢規畫溪洞事中適機會

可遷其秩使知江安縣令懷信等每與同議

實錄不載命懷信等

出軍但有上謂陳堯叟等語今取會要及正史增入然會要及正史並以出軍為九月事今因上語陳堯叟等

併載之于此符承訓彥卿孫昭愿子

景福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珪久病羸瘵上為取道家

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疾甚聽還私第皇城常務止

印日內藏庫有創制就取商量承規再表求罷丙申授

安遠留後左驍衛上將軍致仕上謂王旦等曰兩使留
後古非致仕官國朝以來上將軍亦罕除拜以承規逮
事三朝累著勤効故優之也初承規使人私請於上欲
求節度使上諭王旦旦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
所無不可聽也當問諸有司翌日上又曰承規言死在
朝夕願聞在廷之告則瞑目無憾旦曰陛下若聽承規
所請後必有邀朝廷求為樞密使者矣此必不可上乃
止承規尋卒乃贈鎮江節度使謚曰忠肅承規性沉毅

徇公上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修祠
祀飾宮觀承規悉預焉作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屋室
有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
費及宮成追贈侍中仍遣中使詣墳祭告二聖殿塑配
饗功臣特詔塑承規像于太宗像側 令河北緣邊寺
院不得留契丹界人為行者 詔聞瀛州率民納防城
火牛焚草頗甚勞費自今宜令軍卒刈雜草為備勿以
擾民 廊延部署曹利用言北境克實克軍主率衆過大

里河南侵熟戶羅壘族多拉擊走之請以多拉為本族
指揮使從之仍詔利用約飭族帳謹守封疆無得出境
追襲以權三司使林特為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勤
於吏職善承上接下每見修使丁謂必拜一日三見亦
三拜之與吏卒語煦煦惟恐傷人由是人皆盡力事無
不集

至道末有司請以懿德皇后配饗太宗廟室或言淑德
實當升侑議久未決時元德猶未追崇而明德方在萬

安宮都官員外郎吳淑駁議曰禮緣人情事資適變蓋處其事必有其實據其位必有其功淑德懿德或佐潛躍之前或承藩邸之際並未嘗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配饗之禮誠為未允至若虛其祔合無乃神理有虧求之前古實有同配夫母以子貴義存在昔漢昭即位追尊母趙婕妤為皇太后此聖賢之通義也賢妃李氏處大任之尊有彌月之實誕生聖嗣天下蒙福而擬議不及臣竊惑焉唐開元四年睿宗昭成皇后祔廟而肅明初

饗儀坤至二十年又迎肅昭神主升於太廟知與竇氏
同配明矣則並位兼配於義何嫌伏請行追崇之命以
賢妃李氏處尊極之地升於清廟居同配之位其淑德
懿德依舊饗于別廟庶協禮制不聽後賢妃尋加號皇
太后但饗別廟而已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宗正寺趙
湘復以為請始令禮官參議之庚子中書門下言恭以
元德皇太后翊贊先朝茂揚內則誕生聖嗣繼撫中區
毓德堯門宣功媯汭徽音所洽寰宇攸同陛下順考古

經通追慈訓奉尊名於懿冊修時饗於闕宮未升侑於
崇祊止奉祠於別廟誠遵典故尚鬱孝思竊念后稷諸
侯故姜源異祭於帝嚳開元皇室故昭成祔饗於睿宗
舊典可知輿情難奪今與禮官參議請改上徽名曰元
德皇后升祔太宗廟室近臣及文武百官繼表陳請詔
從之有司言按唐先天元年祔昭成肅明二后于儀坤
廟肅明雖睿宗在藩之日立為妃昭成以帝母之尊故
位居其先今請升祔元德皇后於懿德皇后之上詔曰

尊親之道蓋惟極致在于陟降非敢措辭唯以祔廟之

歲時用為合饗之次序恭以元德皇后神主祔于明德

皇后之次

王拱辰語司馬光云真宗時有司請躋元德於明德之上上手批曰言其親則皆母也言

其尊則皆太后也朕不敢置輕重于其間其恭依典禮光視河錄載此

三司言河北積

布甚多請令京東西河東北夏秋稅並納本色糧斛罷

折納布或須衣布則於河北輦致之向敏中言河東止

產布儻官弗納恐民間難於貿易望仍舊餘路則依所

奏

辛丑太常博士齊革言蜀民以射生為業民私蓄弓矢

請行禁絕上曰平時民家或用防盜不必禁也

齊革未見

壬寅太常寺請令齋即經三次大祀乃得赴選集其從父兄出外並奏候朝旨從之

初知濱州呂夷簡上言請免河北農器之稅上曰務穡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癸卯詔諸路勿稅農器尋命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

丁未詔諸煎鹽井役夫遇天慶等四節並給假

戊申保安軍言熟戶敗蕃賊二百餘人奪牛馬焚其寨
柵上曰此無益于國徒生事爾宜令謹守疆場無或輕
舉上又曰如聞趙德明牙校所過州軍犒設而官吏頗
輕待之國家比念遠人豐給厨傳苟不接以禮必生其
慢心可徧戒諭之

己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六十人詣闕請車駕朝
謁太清宮召對崇政殿慰賜之

辛亥詔茶鹽酒稅及諸場務自今總一歲之課合為一

祖額較之有虧損則計分數其知州軍通判減監臨官
一等區斷大臣及武臣知州軍者止罰通判以下時上
封者言諸路歲課增羨知州通判皆書厯為最有虧則
無罰請行條約故也

壬子詔自今文武官特奉詔旨專有處分即為躬親被
受犯者以違制論自餘例受詔敕海行條約非有指定
刑名者各論如律無本條者從違制失斷先是違制之
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翰林學士知審刑院王曾建議

乃降是詔未幾有犯者曾斷以違制失帝不懌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知制書儻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上然之自是決徒者差減上嘗對近臣稱其協中曾為學士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謁者諭曰向思卿甚故不及御朝服其見禮如此

癸丑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棹立為水火翼軍置營池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此

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
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

甲寅申禁内外羣臣市官田宅

既稱申禁則前已禁矣當考

保安

軍言河流暴漲浸城壘壞廬舍詔軍民溺死無家屬者
官為收瘞仍遣使致祭

丁巳文武羣臣上表請車駕幸亳州謁太清宮詔許之
己未召輔臣觀粟於苑中詔入内侍省内侍内供
奉以下併寄班等自今有乞差遣者並送逐省勘會定

奪取旨候得處分者即送樞密院勘會定差 樞密副
使王嗣宗言請復天下幕職州縣俸戶帝曰頃年楊礪
夏侯嶠言立俸戶便於官員於國亦無所妨俸戶亦欲
為之但慮人或踰制科率則俸戶不任有受弊者却成
擾人此為不便中書更檢討典故從長而行王旦奏曰
此事恐未可遽行俟檢詳聞奏

八月庚申朔詔以來春親謁亳州太清宮先于東京置
壇回日恭謝天地如南郊之制

辛酉以參知政事丁謂為奉祀經度制置使翰林院學士陳彭年副之謂仍判亳州又命五使及遣計度芻糧詳定儀注部修行宮治道增置亳州官屬如汾陰之制甲子出後園嘉穀圖示百官

乙丑禁緣邊集軍中子弟閱習聲樂上封者言其勞擾故也

丙寅禁太清宮五里樵採亳州罪人至死者送隣州裁斷

己巳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陳堯咨為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府長安多仕族子弟恃廕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有李大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為強暴一日以事自至府庭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甚勤至既而讓之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汝家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終無恥矣我與爾父兄善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訖桎梏列

於市置死馬其旁腐臭氣中瘡輒死後來繫於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庚午詔加上真元皇帝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改起居院詳定所為禮儀院以兵部侍郎趙安仁翰林學士陳彭年同知院事初置詳定所即命彭年領之彭年時修起居注故就起居院置局於是徙起居院于

三館

詳定所自元年四月置於是改名禮儀院

壬申樞密使王欽若等上新編修君臣事蹟一千卷上

親製序賜名冊府元龜編修官並加賞賚左正言直史館陳越前死無子同列為奏其事上閔之賜其兄咸同三傳出身故事中書章表皆舍人為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它務嬰率乃擇三館祕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竦宋綬洎越分撰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甲戌詔諸軍所欠今年夏秋稅大小麥許以秋苗折納丁丑詔奉祠一路諸色人無得以伎巧雕繪寶裝物來

獻 參知政事丁謂上新修祀汾陰記五十卷 禮儀
院請朝謁太清宮日設宮懸二十架牙盤素饌樽罍籩
豆悉如朝元殿恭謝之制玉用四圭有邸幣用碧一獻
飲福隣州長吏亳州貢舉人本宮道士悉陪位詔改用
蒼璧備三獻以盡嚴恭餘從之又言聖號冊寶請就醮
壇天寶臺下以石匱封秘中設玉匱長廣二尺高如之
檢厚一寸二分刻金繩五道封以金泥印以受命寶石
匱三層各長五尺三寸下層高二尺中層半之上層為

蓋皆刻深四分填以石泥印以天下同文寶奏可

庚辰涇原鈐轄曹瑋等奏鎮戎軍至原州開浚濠塹功畢詔獎之賜督役使臣軍校緡錢有差

丙戌出御製靜居集三卷併法寶錄序示王旦等先是趙安仁準詔編修藏經表乞賜名製序詔從其請賜名

大中祥符法寶錄

八年七月法寶錄乃成

戊子宜州西南蕃都部署龍光進等千五百人來貢

九月庚寅朔賜戎瀘州軍士白芳子弟緡錢詔王懷信

等溪洞蠻人非同惡倍加安撫又遣使齎名方詣益州
委凌策選醫工給藥材赴軍中祇應

辛卯詔如聞民間質賣邸舍而鄰並權要家留其契券
以艱難之可申明條約無使復然遣使葺南海廣利
王廟

壬辰詔慶州延州熟戶蕃部有親族在趙德明界者不
得潛致音問

癸巳宜州言撫水蠻首領都指揮使蒙但挈其族歸順

詔于宜桂州給田居之

乙未賜饒州樂縣暢亮爵公士錢二萬常租之外免三年徭役以其率家人捕獲羣盜故也

丙申環州言熟戶旺家族首領春州刺史都資先為夏州蕃部所畧今復來歸又有三族隨至詔遣使勞賜之先是有詔擇明經者補學官前江陰縣尉馮元自陳通五經時右諫議大夫謝泌領銓事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能盡通之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泌嘉

其對因問以疑義隨輒辨析遂以為國子監講書於是擢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國子監直講元廣州人也

丁酉出苑中占城稻示百官

壬寅以知棣州太常博士孫冲為殿中侍御史都監內殿崇班衛承慶為內殿承制獎修固河防城壘之勞也癸卯知荆南府朱巽罰銅二十斤荆湖北路轉運使梅詢削一任通判襄州坐擅發驛馬與廣州邵華子令省親疾而馬死故也先是巽以知制誥兼羣牧使出守藩

郡兼領如故於是始解使職自是不復有外任兼領者矣

丙午河北安撫司言契丹使往來路由冀州請擇武臣為守於是命澤州團練使魏榮代太常博士齊革

丁未詔河北樞務入中布其數甚多用為博糴亦所未便自今除北界互市仍舊外悉罷之

唐瀘州刺史陸弼有廟在射洪縣之白崖山偽蜀嘗加

王爵庚戌改封靈濟公

按陸弼廟碑記則弼蕭梁時人實錄本志並稱唐當考

辛亥上謂輔臣曰掌法之官宜務求中道勿用深文者如聞親民之官有酷刑以邀譽此甚無謂也卿等宜詢察而遷徙之

壬子詔御厨所賜羣臣燎羊自今以八節熟羊代之或言其過為楚毒故也

乙卯以翰林學士晁迥為契丹國主生辰使崇儀副使王希範副之龍圖閣待制查道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祇候蔚信副之上謂輔臣曰向者東封西祀皆遣使馳

書諭契丹今謁太清宮密邇京師重于遣使就令迥等
以此意諭之可也迥等使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鶩鴨
遼主射獵領帳中騎擊扁鼓繞泊驚鶩鴨飛走乃縱海
東青擊之或親射焉遼人皆佩金玉錐號殺鶩殺鴨錐
每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為坐遂縱飲最以此為樂又
好以銅及石為鎚以擊兔每秋則衣褐裘呼鹿射之夏
月以布易帳藉草圍碁雙陸或深澗張鷹此據契丹傳及會要
王希範顯子有言迥與遼人勸酬戲謔道醉而乘車皆
蔚信未詳

可罪上曰此雖無害然使乎絕域遠人觀望一不中度要為失體王旦曰大抵遠使貴在謹重至於飲酒不當

過量上然之

此據實訓

丁巳令諸州官吏每天慶先天降聖三大節建道場散齋致齋如大祀之制從王欽若之請也 詔龍圖閣學士直學士結銜在本官之上初杜鎬陳彭年之為是職也職在官下至是陳堯咨建言故更之

冬十月辛酉祔元德皇后于太宗室先一日攝太尉王

旦先奉冊寶詣后廟上徽名改題神主是日祔太廟禮畢百官詣閣門稱賀有司言后廟殿室當毀詔宗正局鎖之上作慶升祔禮成詩賜近臣和

壬戌合龍猛十一指揮為八 詔西南蠻人朝貢回應隨行兵仗令有司為驛遞至蠻界給付先是蠻人以槍槊自隨在道被酒因迫脅驛吏故有是命

甲子詔太府寺自今祠祭行禮官並於內內侍省請御封香

乙丑詔朝謁太清宮自離京至奉祀以前不得舉樂所
過州縣無令樂人來迎 詔如聞諸路先天降聖承天
等節宴會先一月召集樂工按習于司理院頗妨推劾
自今止令前七日按習違者寘其罪 河北轉運使李
士衡貢助奉祀絲綿縑帛各二十萬詔獎之

丙寅詔京城諸倉所納秋賦宜令均平不得稽滯侵擾
仍委開封府廉察之

丁卯三司借內藏庫錢帛五十萬以備奉祀賞給 毫

州言太清宮檜再生真源縣菽麥再實上作歌示近臣
癸酉謁玉清昭應宮禮儀院請太初明慶殿親行禮神
御殿親焚香紫微已下諸殿遣官以素饌薦獻集靈殿
翌聖閣遣官焚香詔令近臣分獻遂著為永式

甲戌命直集賢院石中立等修車駕所過圖經以備顧問
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
謁陵寢今又將祠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
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邪甚不然也明皇禍

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

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與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

丁丑詔獎戎瀘州蠻洞首領徠廣以轉運使寇瑊言其控扼道路助遏外夷故也

己卯上作步虛詞六十首付道門以備法醮

辛巳神雀集真遊殿道場

丁亥知荆南朱巽言辰州瀘溪縣土丁都頭魏進武等

率山徭侵擾城寨已遣本州知州監押部兵掩襲上曰
守臣兵官不宜並出亟諭巽留一員在州仍遣使齎詔
諭進武等令還溪洞如有所訴委本州裁酌施行若無
故嘯聚即使宜撫遏條析以聞因命知洪州馬亮與巽
對易其任 詔今歲秋成如聞諸路和糴不均民戶頗
有煩擾可令河北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各蠲其半中等
戶已下免之 權判吏部流內銓填從吉言格式司用
十道圖較郡縣上下緊望以定俸給法官亦用定刑而

戶歲有登耗未嘗刊修頗誤程品請差官取格式司大理寺刑部十道圖及館閣天下圖經定新本付逐司行用詔秘閣校理填鏞邵煥集賢校理晏殊校定翰林學士王曾總領之

天禧三年書成凡三卷詔付有司

初選人試判多藉

地而坐從吉以公錢市莞席給之臨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務皦察數請對言事上嘉其無隱鏞從吉子也

邵煥

未見祥符元年七月除校理

十一月癸巳遣使乘傳詣陝西與轉運使計度軍糧乏

少處增價市糴

甲午詔昌州牙校有願率子弟助討蠻寇者俟其立功第賞之 以水潦免濱棣州牛稅一年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劉晟推官時羣錄事叅軍孫汝弼並勒停初同谷縣民勾知友妻張縊殺其夫其子婦杜因省親言于其父父以聞州州鞠張伏辨晟等論杜告其夫父母罪流三千里仍離之張同自首原其罪轉運司移隣州檢斷張準律處斬杜無罪詔劾晟等法寺言當贖金上曰

牧民之官用刑乖當一至于此特命停官仍暴其事狀
戒飭諸道

乙未三司借內藏錢二十萬

丁酉詔恭謝天地壇青城卒方在嚴冬尚聞野次可給
官舍居之

癸卯罷淮南和糴以頻年薄稔今始有秋也

丁未詔車駕巡幸其近京州軍兵田寇盜事令東京留
守提舉之京東西淮南諸路即以藩鎮知州領之

庚戌遣使撫問戎瀘州巡檢王懷信等仍加犒設 王
清昭應宮太初明慶殿有舍利出上謂宰相曰三教之
設其旨一也大抵皆勸人為善惟達識者能總貫之滯
情偏見觸目分別則于道遠矣遂作感應論以著其事
癸丑賜御史臺九經諸史從所請也

甲寅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 契丹
遣使長寧軍節度使耶律阿果副使左衛大將軍石弼
來賀承天節

乙卯龜茲進奉使李延慶等三十六人對于長春殿獻名弓箭鞍勒團玉香藥等優詔荅之

丙辰以東頭供奉官張綸為辰州都巡檢使招撫蠻人

內侍殿頭江德源副之綸汝陰人也

按此所云招撫蠻人當是魏進武等

綸本傳乃言溪洞彭氏蠻內寇以綸知辰州綸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與實錄事似不同傳蓋因范仲淹神道碑也當考

天禧二年三月當考

令閤門具內諸司使已下班簿

進內以備選任

丁巳詔近京州軍增屯兵處加給公用錢以備宴犒

令長公主宅諸河所置舟船止免差徭其關市徵筭如式申舊制也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回紇可汗伊魯格勒遣使來貢 涇原鈐轄曹瑋言

發兵夜過渭州襲原州界藏擦勒族討違命者捕獲甚衆

丙寅以兵部尚書寇準權東京留守入內都知閻承翰

都大管勾大內公事權三司使林特為行在三司使

己巳天書扶侍使趙安仁等上新製天書車輅鼓吹儀

仗上御崇政殿召宗室宰相觀之

辛未內出丁謂所貢芝草列文德殿庭宣示百官從寇
準所請也

壬申酌獻天書于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及太廟

庚辰御史臺上言常參官失儀條內語笑喧譁入正衙
門執笏不端直班行立不正赴宴言語交錯舉動不肅
並請坐私罪從之又請祠祭官致齋日早赴齋所遇大
祀行事及陪位官並午前集朝堂宿齋違者坐之詔可

辛巳以翰林學士王曾攝御史大夫為考制度使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段華攝中丞副之知制誥錢惟演等編次迎駕父老及州縣繫囚右諫議大夫填從吉等詳定詞狀惟不置編次貢奉 知天雄軍府周起言五臺山僧鑿木飾金為冠上設釋迦等象誑民求錢自今此類請行禁止從之

壬午我瀘州都巡檢使王懷信等言蠻寇悉平詔獎之令籍立功將士以聞先是懷信等分將諸州兵及白芳

子弟緣溪入合灘至生南界斗滿村遇蠻賊二千餘人
擊之殺傷五百人奪拔槍藤牌會暮收衆保寨蠻黨三
千餘分兩道張旗喊呼來逼懷信出擊皆潰散進壁婆
娑遇夷二千于羅固募村又破之追至斗行村上屏風
山連破四寨一日三戰俘馘百餘人奪資糧五千石槍
刀什器萬數焚羅固募斗引等三十餘村菴舍三千區
懷信又引兵至斗行村追擊過羅雲射仆三百餘人焚
其欄棚千數分遣部下于羅箇賴羅能落運等村及龍

我山掩殺大獲戎具斬首級重傷投崖死者頗衆燒舍數千及積穀累萬兩路兵會于涇灘置寨轉運使寇瑊及懷信議遣康訓部壕寨卒修涇灘路以度大軍俄為蠻賊所邀戰不利訓顛于崖死之懷信引兵急擊大敗賊衆追斬至涇灘峽寨于宴江口瑊與符承訓偵知賊謀欲乘夜擊宴江馳報懷信即自涇灘拔寨赴之比至宴江山蠻衆萬餘已自南東合勢逼懷信寨懷信彀強弓環寨射賊瑊等整衆乘高策援蠻人大懼而却合擊

破之死傷千餘人蠻酋斗望又三路分衆來闕又為官軍大敗射殺數百人溺江水死者萬計蠻人震讟詣軍首服納牛羊銅鼓器械等依詔撫諭還軍消井斗望及諸村首領悉赴監自陳願貸死永不寇盜邊境因殺

三牲盟誓辭甚懇苦即犒以牛酒感悅而去

據會要及西南蕃傳

自夷酋斗望分三路來闕已下至感悅而去並係明年正月及二月事按實錄則今年十二月王懷信等已奏夷寇悉平本紀稽古錄亦同今從實錄并書之

大理寺言舊制審刑詳議官

大理少卿詳斷官三年滿無遺闕考課改官景德中詔

歲滿四經書罰者審官院以聞量其輕重殿降差遣如
詳刑允當優與升獎向來審刑詳議官年滿雖有責罰
亦優獲差遣而本寺詳斷官偶有責罰不及四次者止
授知縣則是詳斷官資序與監臨場務無異況京朝官
充刑部詳覆官開封府諸曹參軍任滿日並通判諸州
令本寺日有檢斷鮮能無累欲望歲滿書罰不及四次
者授通判諸州以勵官屬詔自今兩經書罰情輕者奏
取進止

本志載此事于去年十月又云詔兩經
書罰情輕者與小州通判今從實錄

兵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孫奭自言父年八十二家居鄆
州求典近郡以便侍養癸未命知密州奭請扈從還赴
任從之 契丹遣使始平軍節度使耶律遠寧副使起
居舍人趙為箕來賀明年正旦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三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任御史

陳昌圖

謄錄貢生

臣

王兆泰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二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壬辰詔不逞之民娶妻給取其財而亡妻不能自給者自今即許改適時京城民既娶浹旬持其貲產亡去而律有夫亡六年改嫁之制其妻迫于飢寒詣登聞上訴乃特降是詔

癸巳三司請于畿縣和市芻藁詔中等已下戶免之

甲午高陽闕言副都部署英州防禦使楊延昭卒延昭
即延朗也智勇善戰所得俸賜悉以犒軍未嘗問家事
性質素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寒
不冒絮暑不執蓋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於下人
樂為用在北邊二十餘年敵憚之目曰楊六郎訃聞上
嗟悼遣中使護喪而歸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官其三
子其常從門客亦試藝甄叙然延昭不達吏事軍中牒

訴常遣小校周正治之頗為正所罔因緣為姦上知之
斥正還營而戒延昭焉

丙申賜戎瀘州巡檢軍士白芳子弟緡錢

先是鼎州判官孫建坐賊轉運使牒鄆州追其妻證驗
三子皆幼上憫之已亥詔諸州勘劾公事干連女口當
為證左者千里外勿追攝牒所在區斷

庚子賜輔臣新印孟子

辛丑上御崇政殿親決繫囚多所原減以車駕將行故

也

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禁天下屠宰十日

丙午至奉元宮齋于迎禧殿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靈芝九萬五千本

丁未令奉禮經度制置副使陳彭年詣宮殿大醮

戊申奉聖號冊寶于庭拜授攝太尉王旦持節載以玉輅詣宮奉上攝中書令丁謂讀訖置玉匱中

己酉三鼓具法駕赴宮時密雪驟霽自奉元至太清十

餘里夾道設籠燈燎臺左右執炬間之焜煌如晝五鼓
上奉玉幣酌獻讀冊文命太尉封石匱又遣官分獻本
宮之元中法師三師真武張天師本殿之文子通元真
人列子冲虛至德真人庚桑子洞靈真人莊子南華真
人唐明皇文宗並如從祀例又遣宰相等薦獻真源觀
之三清靈寶天尊先天觀之元始天尊元母經師廣靈
宮之先天太皇洞霄宮之先天太后龍女幣色三清靈
寶元始用碧太皇用蒼李母白皆如大祀禮餘同從祀

上又詣先天觀洞霄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真源觀
周覽還奉元宮肆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並釋
之死罪奏裁給復一年半永減歲賦十之二升亳州為
集慶軍改真源縣曰衛真縣給復二年奉元宮曰明道
宮賜道士女官紫服師名披度者八十人 詔三宮正
殿民庶不得輒升官吏非朝修止拜庭中上作朝謁頌
先天太后老君像真武贊命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
章事向敏中撰親祠頌並刻于石 司天言含譽星見

帝作歌賜近臣屬和

庚戌發衛真縣次亳州謁聖祖殿御奉元均慶樓賜酺
三日

壬子以順祖惠元皇帝忌罷賜酺 詔緣路置頓侵占
民田者並據頃畝之數給復二年其須永占者優給其
直 給亳州公用錢歲七十萬酒月十斛

甲寅發亳州

乙卯次應天府天書升輦有雲五色如花木又黃雲如

人連袂翊輅而行占云春雲如花木者木旺與德相生
如人連袂色黃者子孫分土延祚之兆也扶持使趙安
仁請播為樂章以備酌獻從之

丙辰升應天府為南京正殿榜以歸德仍赦境內及東
畿車駕所過縣流以下罪追贈太祖幕府元勲僚舊及
錄常參官逮事者並進秩欲授子孫者亦聽除民乾食
鹽錢御重熙頒慶樓觀酺凡三日改聖祖殿為鴻慶殿
二月丁巳朔發南京

戊午次襄邑縣皇子來朝

庚申次陳留縣夏州趙德明遣使來貢 荆湖北路轉

運司言蠻賊魏進武已招赴盧溪縣請罪詔前所遣兵

悉還屯止留五百人戍縣境尋又詔知辰州張綸於盧

溪縣建道場五晝夜仍豐潔致祭

詔綸設道場致祭據會要乃三月事今附

見

雍丘邢惇以學術稱嘗舉進士不第遂隱居不出

上之幸亳也考制度使王曾薦之及還自亳召對問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

復何言上說除許州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

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乃見其敕與廢紙同束置屋

梁間

司馬光記聞與史不同今從記聞記聞云除四門助教恐悞今從國史

辛酉車駕至自亳州

乙丑詔自今天書在朝元殿車駕由右昇龍門入自東上閣門就東階赴殿焚香無陟廣庭以盡嚴恭之意所司著為定式

戊辰大風揚砂礫百官習儀于恭謝壇有墜幘者三

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

己巳上齋宿于玉清昭應宮之集禧殿庚午行薦獻之禮遂赴太廟辛未饗六室上曰屬登歌始作而奏嚴不已此殊未安乃詔大祀將行禮嚴警悉備宮廟禮畢歸幄殿復奏嚴郊壇祭畢警場鼓吹乃振作

壬申恭謝天地于東郊還御乾元門大赦内外文武官悉加恩諸路蠲放租賦有差舉人因事殿舉及永不得入科場不經刑責者許將來依例取解自後大赦率

下此制

癸酉以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李迪知亳州先是亡命卒胥亢羣剽城邑朝廷發兵捕之久不得居民甚恐迪至悉罷所發兵陰聽知賊處部勒驍銳士擒賊于蒙館鎮降詔褒諭

西川用景德新鑄錢將十年以鐵重民多鎔為器每一千得鐵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轉運使趙禎言其非便請鑄大銅錢一當十詔三司議未決知益州凌策請減

景德之制別鑄大鐵錢每一千重十二斤十兩仍一當千其舊錢亦許兼用且言錢輕則行者易齎鐵少則鎔者鮮利乙亥詔從其請 泰州淮陽軍言民飢詔發官粟賑之

戊寅詔如聞濱棣州葺遙堤配民重役多逃亡者亟罷之 詔臣僚上殿劄子奏事進呈後不得批送中書樞密院三司等處別取進止

己卯以恭謝禮畢遣官祭告社稷宗廟靈山聖迹寺觀

五岳海瀆

庚辰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 以參知政事丁謂判禮儀院翰林學士陳彭年知院兵部侍郎趙安仁初與彭年同知院于是罷之餘官悉罷止命謂及彭年二人凡禮儀院揭榜刻印移文他局並以銀臺司為準制度文物及祠祭所用有未合禮者悉令裁定內外書奏中書禮房所掌者盡付之諸司職務相涉者咸得統焉 詔自今玉清昭應宮太廟郊壇薦饗行禮前衛士迎駕起

居無得呼萬歲

壬午開封府言築恭謝天地壇占民田十八戶詔給直
外賜錢三十萬仍蠲其租 又詔貧民住官屋者遇冬
至寒食免餼三日 上封者言鄆州發卒洩河水工役
甚大而闕官提振詔本路提點刑獄閣門祇候高正監
督之

三月庚寅以奉祀禮成大宴含元殿

辛卯戎瀘州巡檢使王懷信等言瀘州溪洞悉已寧靜

涓井監舊無城隍今請發瀘州軍士浚隍築城又近界

蠻人赴監鬻馬者請比戎州例給直市之詔可

按寇城傳築城

浚隍及市馬並城為之實錄但著懷信名不知何也

癸巳詔文武羣臣逮事太祖朝者賜一子恩令翰林學士李維知雜御史段曄等參驗以聞維等請自兩省給諫觀察使以上為例從之

甲午羣臣以次加恩

乙未召宰相觀太宗聖文神筆于玉宸殿宴翔鸞閣浮

觴曲水奏雲韶樂上作詩羣臣皆賦 詔南郊五帝壇

齋宮自今悉遣剎員軍士守護

戊戌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龍圖閣學士陳彭
年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林特並為給事中先是
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丁謂以奉祀之勞當進秩謂固讓
不受但加階勲爵邑于是彭年援謂例懇辭上不許仍
作詩賜之

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劉綜得風疾求典河中上以太

寧宮廟長吏奉祠綜艱于拜起慮不克恭事弗許己亥
命知廬州綜強敏有吏材所至抑挫豪右提舉文法時
稱幹治然涉學素淺又尚氣好勝不為物論所許 殿

中侍御史曹定言諸州長吏有罪恐為人所訴即投牒
自首雖情狀至重亦以例免請行條約詔自今知州通
判幕職官使臣等首罪如實未彰露則以狀報轉運司

雖格當原亦書于厯

曹定
未見

辛丑儀州言民飢詔發官粟賑之 詔自今諸州觀察

使並循舊制兼刺史從陳彭年所請也

江南制置發運使胡則嘗居杭州肆縱無檢知州戚綸惡之通判吳耀卿則之黨也伺綸動靜密以報則則又厚結李溥溥方為當塗者所昵因共捃摭綸過癸卯詔徙知揚州維揚亦溥則巡內持之益急綸求換僻郡是冬又徙徐州本傳云江潮為患綸立埽岸以易柱石之制雖免水害而衆頗非其法按此即陳堯佐傳所載與丁謂爭議者蓋堯佐及綸同議變法謂先徙綸相繼徙堯佐二傳各載其事若不相關今取而聯合之然所以徙綸又不獨緣作堤也故因堯佐徙使乃并書

甲辰免揚州建隆寺田租

丁未以皇子受益為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月給俸錢二百千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外繫望今朝修禮成願特降制命上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爵舊制國公食邑三千戶今止千戶有司之誤也皇子即後宮李氏所生于是五年矣劉皇后以為己子使楊婉儀保視之故仁宗常呼后為大孃孃婉儀為小孃孃 詔在京授差遣及外州移任文武官除驛程外在道屬疾者所

至遣官驗視給公據俟達本任委長吏驗問如設詐妄
滿百日者不得放上具名以聞並用違制論當任遠官
託故不赴者從本法監軍巡檢監當使臣自今除程限
一月辦裝其事緣急速馳驛者不在此限代還者準上
條罪減二等從編敕所之請也 荆湖北路轉運司言
當管慢水烏速盧溪江口等寨最當衝要止以木為城
請改用版築從之

己酉馬軍司奏雍丘等縣牧馬地多被侵盜詔遣常參

官閣門祇候各一員與本縣官吏按籍參定立堠以表之
河東安撫司言北界自景德二年後漢口被掠自
歸者千六百二十五人

壬子鄜延路駐泊部署曹利用言鄜州軍馬尤衆請徙
本路都監符承翰往治之詔可又言緣邊蕃部指揮使
悉心捍寇望取年深者月給俸上曰向來環慶蕃部給
俸料者已數百人矣所費滋廣第詔利用具有勞者名
聞當量加賜予又以延州葉家族蕃部指揮使伽凌補

三班借職為七襄平雅克青哈至金明已來巡檢使從利用之請也

癸丑罷遊金明池以舒王元偁疾故也

夏四月丙辰朔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閣圖有唐朝職官悉改之從東上閣門使魏昭亮之請昭亮咸信次子也

丁巳西涼府斯多特遣使來貢

戊午詔諸軍已給衣而沒者勿追 詔樞密院所管奉

使印自今除國信接伴劾制獄勾財用弇寺觀外其別
細務勿給

已未賜淮南諸州民中等以上戶秋租十之二仍許從
便折納餘悉除之 詔經度制置使所定奉祀第一等
京朝官使臣並遷秩幕職州縣官授京朝官第二等優
與家便親民都監監押差遣第三等優與注官部役軍
校有勞者第升一級

庚申三司借內藏庫綾十五萬匹

上謂宰相曰聞永興陳堯咨用刑峻酷關中近方豐稔郡縣尤藉綏撫不宜嚴急有竇隨者提點本路刑獄頗復伺察人過以激怒之欲使內外畏憚成其威望此不可不責也辛酉徙隨京西路後數月堯咨言導龍首渠入城以給民用有詔嘉獎因曰決渠濟之不若省刑以安之乃副朕意也

癸亥詔自今閣門祇候因公罪追降者許理為一任辰州言瀘溪縣蠻寇驚擾今已寧靜詔獎本路轉運使

及辰鼎知州使臣蠻寇所經免今年田租張綸尋徙知
原州辰州吏民列上治績提點刑獄以聞乞加旌擢樞
密院擬狀不行上出以示宰相曰綸清苦自守移官三
千里誠可念也本與高紳不協紳乃王欽若近親若此
朋徇耶當特改官遣之

此事不得其時竇訓繫之祥符九年不知高紳時為何官今移

見于此紳除吏選判銓在九年八月又據綸本傳乃自
辰徙渭非原州也當考六年五月辛丑注可參考高紳
官職 知河南府馮拯言軍巡院自春獄空有鳩巢其戶

生二雛

甲子以歸義軍留後曹賢順為歸義節度使弟賢惠知
瓜州於是賢順遣使入貢言其父宗壽既卒以其母及
國人之請求嗣位詔予之仍賜以金字藏經及茶藥等
亦從所請也 詔大理寺斷獄宜依條處罪其情輕法
重者具狀實封以聞時上封者言法官以臨時取旨為
文歸怨于上故也

丙寅編敕所言婺州台州斷持仗強盜宋德葉逸並坐
強盜殺人絞斬各異准唐建中敕惡逆已上四等罪准

律用刑其餘應當絞斬並決重杖處死以代極法又景德元年詔處斬訖奏者即斬之今二州同罪異罰望申明舊制從之

己巳令羣臣詣國子監觀太宗御書及新刻御製辨論遂宴本監

庚午詔慶成軍增置官吏許直達朝廷太寧宮廟每歲祠祭委知軍行禮

甲戌涇原都鈐轄曹瑋言原州熟戶蕃部請以管百帳

以上大首領補本族軍主次補指揮使次補副指揮使
百帳以下並補本族指揮使從之又言渭州北有古池
連帶山麓今浚為渠令民導以溉田賜詔嘉獎導渠溉田實錄
在此月二十八日今并書之蕃帳指揮使
見天聖八年瑋卒時此或可削不妨兩存

乙亥禮儀院請以聖祖降及迎奉聖像奉祀事迹各編
集為記詔可 亳州言自車駕臨幸後民復業者一千
三百

丙子鎮國寧國等軍節度使太保兼中書令舒王元偁

薨自景德後每有大祀元僊皆為終獻素羸多疾及辛
真源時元僊疾已甚懇求扈從至鹿邑先還上數臨問
之幼子先卒慮其傷慟敕家人勿以告既薨即臨哭翌
日對輔臣發言出涕悲不自勝將歛再臨之贈太保中
書令追封曹王謚恭惠醫官並坐視疾無狀譴責元僊
好學善屬文奉佛尤謹性慈恕嘗於僧舍齋集從者失
金灌器未幾獲賊元僊請末減其罪以所失器施僧寺
有集三卷筆記一卷上為序之藏祕閣

戊寅封焦山神為明應公上以京口江多覆溺之患是山在江中近海門禱祈有應故加封爵仍製文告之刻石廟中

庚辰詔諸路知州通判自今在城倉庫則每季檢視在外縣者止閱簿籍不須巡行初淳化中詔長吏每季行縣縣有去州五七百里者以煩擾故罷之

甲申詔三班使臣自今願試弓矢者委本縣與帶御器械官同驗視第其能否以聞

是月中書言文武臣僚年終舉到幕職州縣官今欲定

五人以上同罪保舉者替日令吏部流內銓磨勘引對

從之

此據會要祥符七年四月事今附月末

詔自今遇聖節南郊奏薦

親屬其在聖節及南郊後奏到者更不施行

此據會要

樞

密使王欽若等言本院小吏以奉祀禮成援中書堂後

官直省官例求恩澤帝以問宰臣王旦等曰堂後官本

選士流經科者十年無遺闕改官為通判蓋先朝舊制

也若由流外守職至堂後官即無此例直省官南郊例

得七人出職昨纔出行首二人為供奉官亦定例也大
凡中書樞密院體制各異至如密院副承旨出為諸司
副使若轉至副都承旨即便為大將軍以至主事已下
有特加俸錢及十千者中書人吏所加不過三千以是
不可比類蓋中書堂後官開寶九年以後多至優轉咸
平以來惟有抑損帝然之

此據會要乃七年四月事恐別見當檢詳

申禁

諸路走馬承受使臣納諸路贈遺

五月丙戌以左諫議大夫陳象輿權判西京留司御史

臺象輿病風痺步履艱阻朝謁屢失儀右軍巡使姜遵
劾奏之象輿即求對自陳可以治郡上以語宰相宰相
曰象輿非幹器且抱疾任以專城祇益其過耳上然之
故有是命

實錄云姜遵請授象輿外郡按
本傳乃象輿自請也今從本傳

丁亥趙州言寧晉縣民曹遵六世同居詔旌其門遵利
用凡也

戊子知益州凌策言眉州民孫延世強奪孫朴田積三
十年六經制劾官吏受賕枉法殿中丞知華陽縣黃夢

松鞠之並得其狀詔待夢松還引對其推典第加進補

明年擢夢松為監察御史

夢松未詳邑里

壬辰命右僕射平章事王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

禁民間服皂纈

初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轉運使陳堯佐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與知杭州戚綸議易以薪土有害其政者言于朝以為不便參知政事丁謂主言者以絀堯佐堯佐爭不已謂既徙綸揚州

癸巳又徙堯佐京西路發運使李溥請復籠石為堤數
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堯佐議堤乃成

此事與本志
不同當考

甲午中書以逮事太祖羣臣名聞上因言開寶中舉人
陞見有以武勇求較勝負王旦曰太祖英武之德賢不
肖共知科場無藝者往往以挽強善騎自陳太祖勉從
之縱有司程以名第不過寘之州縣如宋準有文行釋
褐即授校書郎直史館蓋神機聖鑒非常人之所測也
乙未詔模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命王旦為天書

刻玉使王欽若為同刻玉使丁謂為副使兵部侍郎趙
安仁翰林學士陳彭年為同刻玉副使入內押班周懷
政為都監上作奉祀禮成述懷五言百韻詩賜近臣館
閣官屬和咸奉章求免不許 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
表請御製本宮碑頌及御書額從之 王旦言朝修景
靈宮請用先天節設道場禮畢詣至聖文宣王廟會真
宮東岳廟真君觀行禮望下禮官參酌儀制又言路出
澶州欲詣河瀆廟致奠並從之

庚子太常博士鄧餘慶坐受誓戒不及在法私罪當劾
舉主詔釋之上因謂宰相曰連坐舉官誠亦不易如此
公坐猶或可矜其有本不諳知勉徇請託及乎曠敗何
以逃責王旦曰薦才實難士人操行往往中變上曰然
拔十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盖不少矣旦曰求
人之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曠敗亦如其言而坐之
太祖朝有自員外郎與所犯州縣官同除名者太平興
國初程能為轉運使舉官至濫人多鄙之上曰朝廷急

於得人苟不令薦舉則才俊在下無由自達求人之要固無出于此也

癸卯知雜御史王隨請以御史臺新降條目編為儀制從之

丙午府州言知州興州刺史折惟昌卒先是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為援惟昌時已屬疾或請班師決旬以俟少間惟昌曰古人受命忘家死于官事吾無憾也即引步騎屯寧遠寨冒風沙而行疾遂亟將卒一日坐

齋中會賓佐人皆意其良愈惟昌退告其母以病篤且
曰強宴飲者正以境外之重慮貽朝廷憂耳上聞之遣
使挾醫診視弗及于是命入內供奉官張文質馳往護
葬所須官給以其弟供奉官閤門祇候惟忠為六宅使
知州事錄其二子官

禮部侍郎馮起請致仕上顧宰相問其年王旦曰起清
名素履搢紳少及年實七十以誠引退上曰起謹畏寡
過亦可嘉也當特改官戊申授戶部侍郎致仕 樞密

院副承旨尹德潤勾當引見司焦守節勾當事材場賈繼勲勾當修內司李知信同勾當修內司王從政並削一任坐假軍匠與德潤治第為東上閣門使魏昭亮所發也昭亮居官務為皦察多遣私僮偵伺僚輩嘗與德潤從西祀提總頓置德潤以昭亮貴家子少之故因是報怨吏部流內銓言諸州有親屬為部內官到任一考以下聽對換一考以上請令俟成資日依得替例放罷從之

已酉以渭州蕃族首領嘉勒斯賚為殿直充巡檢使時斯賚帥其帳下來歸給以土田未及播種求俸給贍用故有

是命

已酉五月二十
五日此據會要

嘉勒斯賚者緒出吐蕃嘉木布本名

齊囊凌衮沁布沁布猶嘉木布也羌語訛為沁布生高昌

磨揄國既十二歲河州羌哈喇額森客高昌見斯賚貌奇

偉挈以歸至多僧城而大姓松察克斯戩又以斯賚居葉

公城欲於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謂佛嘉勒謂兒子斯賚既

而總噶爾僧李埒克遵邈川大苗溫布且畧取斯賚如廓

州尊立之部族寔強乃徙居總噶爾城埒克遵為倫布佐之

埒克遵或曰李遵或曰李埒克遵倫布者相也

按嘉勒斯齊嘗受朝命為

殿直巡檢使而實錄不載斯齊附傳及正傳並畧之不知何也又按會要初以斯齊為渭州蕃族恐此時李埒克遵猶未畧取斯齊故斯齊以窮歸我且受朝命尋為埒克遵畧取如廓州遂徙總噶爾城及此年十一月張信奏埒克遵與斯齊召諸酋謀入寇然則斯齊蓋驟興者殿直巡檢之命亦微矣或史官以其事微故不著耶當考

辛亥上御崇政殿親決繫囚死罪至徒遞降杖已下釋

之涇原都鈐轄曹瑋言伊實族大首領延本率其族

自北境歸順詔第補侍禁殿直月給俸料

癸丑度軍士鄭榮為道士賜名自清住上清宮榮先戌
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
救人自是不食其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
臂血和以餅餌

甲寅詔自今祠祭酒令有司別釀務在嚴潔 知宿州
李防言引見司科罰罪人於崇政殿門外切近帝所有
虧嚴肅欲望自今送開封府或皇城司決遣上曰外人
不知近年每月不過一二次決罰人皆杖笞以下此事

已久不欲遽改

會要五月事

六月乙卯朔詔內外文字不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

丙辰詔曰眉州通判黃瑩知長安縣王文龜或酗酒濫刑或受賄鬻獄並投荒裔猶屈刑章凡百搢紳所宜申戒初孫延世偽作祖父手疏奪孫朴田計直三百萬提點刑獄司命瑩辨之眉山縣尉高用納延世錢七萬易其丁簿以為證佐瑩又取黃金三十兩獄成夾江令李

幹審覆之又取金四兩因逐朴悉以產付延世朴詣闕
訟寃詔劾得實瑩等當死用五年十月戊午赦特除名
配本城軍瑩隸白州幹漳州用韶州文龜在長安醉出
廻顧市民有踞坐者即其所杖之三十詰朝而卒法寺
准罪當加役流特命除名配隸海州因布告天下初有
司以敕草上第言市民踞坐上曰文龜款中有廻顧二
字此最非理不可不載視之果然遂益之

丁巳泗州言水害民田遣使賑卹

戊午禁諸州決罪暗加杖數令提點刑獄轉運司察舉之

己未詔兩京諸路繫囚死罪委長吏躬親詳鞠徒流降等決遣杖以下釋之時屬炎暑故也 知泰州張佖言

新置水寨二於大洛門以不俟朝旨待罪詔釋之令佖繪圖來上 河南府言洛水漲

河東路承受供奉官李崇政西川路承受侍禁張仲文坐增減上言張皇動衆並降職勒歸班庚申詔以其事

戒諭自今所遣內臣使臣承受邊奏如能周謹平允當
議特記姓名優與差任或增加俸給其有明負才識深
察機宜規度之間實有裨益者亦當別示陞擢

辛酉詔自今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親薦皆備樂用三十
六歲 編敕所請自今刑部舉駁諸州誤入人死罪劾
斷官吏訖具事布告天下俾共曉悟從之 罷揚楚州
高郵軍屯兵先是以宣武軍分戍淮甸至是軍中有不
逞輩謀殺校長轉運使請省去之故也

壬戌遣使齎御藥賜景靈宮朝修使王旦癸亥旦入辭
又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仍賦詩以寵其行詔自今至兗
州察吏治民隱聽以便宜從事

十二日旦入內殿觀
天書摹本訖乃上道

河北緣邊安撫司言民有自北界市馬三匹至者已牒
送順義軍上曰如聞彼國每擒獲鬻馬出界人皆戮之
遠配其家甚可憫也宜令安撫司自今如有此類俟夜
遣人牽至境上解羈縱之 詔自今唐龍鎮來歸人委
本路轉運安撫鈐轄司洎府州規畫於僻遠處給閑田

勿復補署職名時安撫司請于府州諸族收管上以頃
歲外浪族杜慶光等率部下來歸既授職名復還唐龍
故有是命

乙丑河北緣邊安撫司上制置緣邊浚陂塘築堤道條
式畫圖請付屯田司提振遵守從之又言於緣邊軍城
種柳蒔蔴以備邊用詔獎之

丙寅詔天書刻玉使副等詣內殿觀待詔盛亮摹寫本
三函上皆跪受置案向敏中陳堯叟丁謂趙安仁捧持

王旦與王欽若對讀陳彭年詳字體初有司具儀上覽之增跪受親啟封又加上香者三再拜者八

戊辰令諸軍營在新城外者所給衣俸錢諸門勿禁之時開封府以商販例邀止之故也

己巳陝西轉運使請於隴州西山胡田澆水等處置採木務以備邊用從之

十二月甲戌張佖置採木場事或與此相關當參考

庚午夜京師新作五岳觀東北黑雲中見星如畫有靈祇旌纛甲仗之狀觀者喧怖修觀使丁謂以聞詔建道

塲以三班奉職鄭檢為鄧城縣主簿國子監說書檢明經善講朝士以其名聞試于國學而命焉

壬申封婉儀楊氏為淑妃始皇后為修儀妃為婉儀位幾與后埒上封泰山祀后土祠太清宮凡巡幸皆從榮寵莫比妃通敏有智思周旋奉順后無所忤后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為已間及受冊上不欲令藩臣賀不降制外庭止命學士草制付中書翌日宰相言宮掖加恩朝廷慶事臣下不可闕禮望令客省依例受貢

賀上勉從之

癸酉以內殿崇班戎瀘州都巡檢使王懷信為供備庫副使又以侍禁知江安縣宋賁為閤門祗候兼清井監

巡檢使自餘進補有差康訓以戰死錄其四子官賞平

蠻之功也

實錄于此始書懷信上平蠻功狀誤甚矣賞久不行故樞臣俱罷今削去

梓州

路轉運使寇瑊言瀘州富順監牙校趙繼隆等部領白

芳子弟頗有勤効請補攝州司馬知戎州馬守遵防寇

有勞在官歲滿望遷秩留再任瀘州進士白固募鄉丁

隨軍請試其詞藝並從之 詔除鎮州元氏獲鹿二縣
亡失稅賦

甲戌遣使以上所乘馬三匹賜王旦

乙亥樞密使王欽若罷為吏部尚書陳堯叟為戶部尚
書副使馬知節為潁州防禦使欽若性傾巧敢為矯誕
知節薄其為人未嘗詭隨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
用旁韻王旦欲白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
之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

詩微欽若言幾為衆笑且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
不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
之既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于上前顧欽若
曰懷中奏何不盡出欽若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為之下
爭於上前者數矣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
賞欽若堯叟請轉一資知節云邊臣久無立功者請重
賞以激其餘議久不決上趣之知節忿恚因面訐欽若
之短既而不暇奏稟即超授懷信等官上怒謂向敏中

等曰欽若等議懷信賞典堅稱與侍其旭例不同當須加等朕語之曰爵賞有勞國家不惜蓋懷信來告樞密院畧無酬獎止望依侍其旭例為幸欽若等奏當具取進止今乃並與所奏不同不具劄子亦不進卷便直劄送中書懷信與供備庫副使始則稽留不行終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為己任近位如此朕須束手也又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輒爭競朕於臣下止可如此爾其如事君之禮人所具瞻何知節又歷

詆朝列審刑審官兩制三館諫官御史都無其人其薄人厚已也如此於是三人者俱罷欽若堯叟各守本官

知節以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兼副使但除防禦使尋

出知潞州

王旦遺事錄載旦叱欽若及勸上還內事與正史不同按此時旦方出使兗州若數月前

上初無罷欽若等意也上所以罷欽若等實緣不候奏稟擅除官耳不專坐對上忿爭也恐遺事錄未可全信今不取取西府拜罷錄

陳繹所載上語具書之

兵部尚書寇準為樞密使同

平章事王旦薦之也準未告謝命向敏中權發遣樞密

院公事自是樞密皆罷即命宰臣權發遣如敏中例

驛名同州觀察使知鎮州王嗣宗內客省使嘉州防禦使鄜延都部署曹利用赴闕

丙子詔棣州經水流民歸業者給復三年

丁丑司空致仕張齊賢卒上甚悼之遣中使致祭賻以布帛五百匹粟麥稱是贈司徒諡文定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坐晚歲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人罕其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人以此少之

齊賢以咸平元年十月復相三年十一月罷傳所言數起大獄此固非小事而實錄

正史並不畧見不知何也冠準時又在外亦不知所稱
相傾奪者何事也齊賢以右僕射奉朝請與宰相向敏
中爭娶薛惟吉妻敏中坐此罷絀疑
傳所稱相傾奪蓋指敏中也當考

戊寅秦州言定西寨山水暴漲溺死者衆詔遣使賜緡
錢死者官為瘞埋仍詔祭奠

庚辰上作憫農歌又作讀十一經詩賜近臣和上每著
歌詩間命宰輔宗室兩制三館祕閣官屬繼和而資政
殿龍圖閣學士所和尤多至是徧詠經史三司諫官御
史或預賡載若大禮慶成及酺會則百僚並賦其後梅

洵等以館職居外任表求次韻詔寫本附驛賜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三

宋 李燾 撰

真宗

大中祥符七年秋七月丁亥涇原路都鈐轄曹瑋言昨
鎮戎軍報北界萬資集人馬謀為鈔掠遣瓦亭寨駐泊
都監殿直閣門祇候張仲達指揮使御前忠佐馬軍都
軍頭張捷殿直李道率兵屯石門仲達洎捷擅過石門

與賊戰於天麻川道隨衆策應戎人乃遁仲達中流矢
死詔劾捷違命深入之罪降隸軍頭司散指揮使賜道
獎詔錄仲達子為三班借職賜名顯忠瑋又言渭州廣
銳蕃落兩指揮將士殺賊於天麻川斬首數十級割耳
鼻百餘獲其鎧甲鞍馬又威瑪等族掩擊戎寇殺其酋
帥斬首千餘級獲馬八百匹鎧甲稱是

戊子知開封府王曙言本府解送舉人承前每場以姓
名及奏牒送府印頗涉漏泄自今望給奉使一印從之

已丑有司言坊州軒轅廟請仿唐明皇帝之制用祝文
稱聖祖號自稱嗣皇帝臣某敢昭告禮科不用葷血詔
可

庚寅復以戶部尚書陳堯叟為羣牧制置使 以前望
都縣尉吳致讓知堂陽縣前池州司理叅軍徐待問知
隰州賜錢五萬致讓等先陷契丹自拔來歸故獎之其
後數有歸者皆授官賜物

辛卯以益州路轉運使兵部員外郎趙禎為工部郎中

梓州路轉運使殿中侍御史冠珉為侍御史仍加一階以饋運之勤也開封府考試舉人舊例試官更互封彌卷首直集賢院楊侃等請別差官從之左神武統軍檢校太師錢惟治卒上聞其子孫甚衆婚嫁闕乏特詔優其賜賚因問向敏中曰是家欲詔葬否敏中對曰羣臣家貧者頗憚官給喪事乃詔罷詔葬初議贈官敏中援統軍陳承昭並珏例當得東宮保傅上以惟治忠孝之後特贈太師錄其四子并外弟子壻親族並甄擢之

壬辰廣州言知州右太中大夫邵華卒州城瀕海每蕃
舶至岸嘗苦颶風華鑿內壕通舟颶不能害及被疾吏
民蕃賈集僧寺設會以禱之其卒也多隕泣者

甲午詔交趾占城大食閣婆三佛齊丹流眉賓同隴蒲
端諸國使入貢者所在遣使臣伴送赴京郵傳供億務
從豐備

乙未上覽司天監知歷數官表求改秩因謂宰相曰歷
象陰陽家流之大者也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為功究

災祥吉凶者雖有妙術必待之而成近年唯秋官正趙
昭逸能專其業始王熙元等上儀天歷獨昭逸請覆筭
熙元等不從後二歲歷果差昭逸言熒惑度數稍謬推
驗亦如其說平居筭策未嘗離手熙元亦服其精一言
後人鮮及

熙元處訥子昭逸不詳何許人熙元傳作昭益今從實錄趙昭益見至道二年五月

丙申改命王欽若為天書同刻王副使欽若既罷樞密
名位亦當差降故也

庚子詔益州舉人自今薦送定名外別解三人以其遠

方多學者故優之

辛丑交州李公蘊敗鶴柘蠻於芳林州斬首數萬獲其
主軍楊長惠遣使來貢方物且告捷

壬寅前三班奉職王襲先釐務饒州以非法繫州民箠
之倒掛枋上坐停官及是叙赦恩上惡其虐民命補開
封府散教練使

甲辰以王嗣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

不帶

正官蓋用

詔瀘州涪井監駐泊并監井使臣自今能

趙善例

續資治通鑑長編

撫綏蠻人邊界無事代還日當議甄獎

戊申王旦至自兗州且言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

知兗州王臻

汝陰人

知長垣縣范識

未見

京東轉運使俞獻

卿知澶州張禹珪同監修景靈宮盧守明京東同都提

舉巡檢使李懷信

守明懷信未見

莅事幹集望賜詔褒諭萊州

通判徐懷式知齊州孫夢協通判閻惟吉采于輿論頗

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謂旦曰公

為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不遂超擢無

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于已矣此人臣之大嫌也入內押班周懷政實與旦同行或請間必俟從者皆集整衣冠見之白事已則退未嘗私焉議者以為得體

辛亥詔江南廣南偽命日民田並以見佃人為主訟者官勿受理克復後即論如法詔吏部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月俸並支實錢仍增給三十千

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

章事向敏中為之

乙卯詔江南兩浙今歲災傷民戶下租及承前倚閣賑貸逋欠者並除之

丙辰徙涇原路鈐轄張繼能為鄜延路鈐轄先是內屬戶殺漢口者止罰孳畜繼能則嚴於常法由是戎人畏而不敢犯趙德明雖受朝命而蕃部不絕寇境繼能日課卒截竹為簽署宇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殺賊功狀賊聞之甚懼焉永寧寨監押楊光習除名配隸鄧州

坐擅領兵出寨與頗忠族鬪又誣軍中謀殺司馬張從

吉故也

秦州有永寧寨府州有永寧堡此常屬秦州

戊午刑部郎中直史館張復責受工部郎中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責受左正言職如故並罷修起居注坐記注以恭謝天地壇昊天上帝為天皇帝及妄增聖祖配位故也

庚申有司備仗衛道門威儀教坊樂自萬歲殿道場奉天書赴朝元殿後幄刻玉上親酌獻自是刻玉使日詣

焚香副使番往視鐫刻其篇號題記年月皆上親書

辛酉詔三班使臣自今父母亡勿住俸錢

甲子以參知政事丁謂為修景靈宮使權三司使林特副之崇儀使藍繼宗為都監

乙丑詔自今內臣掌局務滿三年者有司考殿最以聞
時上封者言兩省使臣差使俸給多不均故條約之
給河東巡邊將士韋裘氈襪

丙寅梓州路轉運使寇瑊言本使公署在梓遂去戎瀘

地遠緩急邊警難以照應請徙於資州從之 改秦州

大落門裊篋寨名曰威遠

秘書監分司西京楊億以疾愈求入朝上謂王旦曰億性峭直無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然或言其好竊議朝政何也旦曰此蓋與億不足誣謗之耳億受國深恩非土木類諧謔過當則恐有之訕謔之事保其必無也戊辰命億知汝州既而監察御史姜遵奏億頃以母疾擅去闕廷所宜屏迹衡茅盡心甘旨忽求領郡深屬要君

請罷之上曰億前告歸本無終焉侍養之請今以疾愈求入朝故特與郡遵未諭此意耳乃詔中書召遵諭之遵長山人也

按實錄及實訓並稱億求入朝獨姜遵言億忽求領郡不知何也豈遵聽聞不審或

實錄與實訓皆誤當考

己巳交州李公蘊又遣使來貢學士院草賜公蘊詔有善撫黎氓之語上曰公蘊始不利於黎民蠻夷不曉或疑朝廷諷已可令改易賜之

壬申詔自今勘鞫官宜盡理推究本犯不得以原奏事

狀抑令招伏致有枉曲 詔京城鬪競願送開封府者
並聽本廂巡檢不得斷決外州巡檢亦准此各送所屬
甲戌河決澶州大吳埽詔徙民即高阜官給舟渡遣使
修塞役徒數千築新堤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 始
命軍主都虞候一人檢點新城外諸營教閱 知河南
府馮拯歲滿求代中書欲徙相州張柬代之上曰柬前
在河南物望頗輕不可王旦曰郎中以上少人三司副
使近例優轉官出領大藩今各官卑恐進擢未至然西

京先有侍御史居守者乃以鹽鐵副使兵部員外郎趙
湘為刑部郎中直昭文館往代拯

丙子詔自今差發解知舉等授敕訖即令閣門祇候一
人引送鑾宿無得與僚友交言違者閣門彈奏如所乘
馬未至即以廐馬給之先是翰林學士王曾知制誥錢
惟演受敕於武成王廟試經明行修服勤詞學人與翰
林學士李維偶語長春殿閣又至審刑院伺候所乘馬
遲留久之維曾同在翰林曾妻維姪也時曾妻將產子

故曾屬維以家事東上閤門副使魏昭亮意曾受維請
託密以聞押伴閤門祇候曹儀亦具奏即令曾惟演分
析詞與維同特釋曾等因有是詔

儀樂
子也

丁丑以御製朝謁太清宮頌明道宮碑聖祖殿等銘示
近臣 命內侍都知閻承翰奉安太祖太宗聖像於南
京鴻慶宮 遣使視棣州河隄水勢還言築隄累年僅
免決壞而湍流暴溢墮地益削城南河勢高及三二丈
知州殿中侍御史孫冲守護過嚴民輸送踐隄者亦笞

之乃詔擇官代沖 閣門言崇政殿引對三班使臣有
祈恩唐突者宣徽院承例劾其罪而諸司未著條約自
今諸司引對唐突者請令所屬官司舉奏不舉奏聽閣
門軍頭司糾之詔可

戊寅真遊殿成召近臣焚香遂宴從官賜物有差

實錄
稱是

日上梁今
從本紀

庚辰宗正寺言太廟齋郎室長自今請令預五大饗行
事無遺闕者減一選全不赴者殿一選仍遇恩不得放

選注官從之

辛巳詔嶺南屯戍軍士代還日人給裝錢五百以益

彭州所簡本城軍士升為禁軍戍戎州名曰寧遠俸料

如忠勇等

按寇瑊傳云賊平瑊籍軍之勇悍千人分五都隸禁軍為寧遠指揮使守涪井監與實

錄不同
當考

是月詔國子監學生應子弟在監習業者除實是開封

府外每人召京朝官二人為保識然後收試其保官須

具印狀赴監詔店宅務每年納課利十四萬一百九

十七貫送內藏庫其錢陌不整自今令兌鹽院錢十四萬二百貫充

九月甲申朔詔自今制置發運使不限官品其著位並在提點刑獄官之上

乙酉詔選寄班使臣四員為京城四面巡檢給禁軍器甲增其月俸

丙戌梓州路轉運使寇瑛請令峽路鈐轄司發弓弩手禁軍五十人屯瀘州涪井監從之是夕會譽星再見

己丑增河南府公用錢五十萬 勾當三班院李維等
言本院使臣請自今非勾當急速公事限七日朝參即
赴院差使其非時闕人即據新城門所申姓名定差違
者送宣徽院劾罪從之

辛卯內出御札與天下臣庶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
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以來年正月
一日躬申薦告仍定儀式頒下先是上於滋福殿設玉
皇像奉新撰聖號置匣中再拜授中書門下輦至朝元

殿後幄於是又奉御札於崇德殿庭設香案再拜授樞
密使奉赴文德殿宣訖左右正言捧香禮部侍郎奉以
出安於朝元殿

癸巳忻州民詣登聞檢院釘手訴田有司以妄自傷殘
當先決杖上聞之因謂宰相云朕猶憶昔時蘄州有一
女子遠赴闕廷為其父訴田有司引例決斷遂致被杖
其實千里而來不為田而為父也此事或有控撓則傷
和氣矣即詔送本州

甲午石隰州緣邊都巡檢峽州防禦使高文岓卒詔遣中使護喪歸晉州錄其子孫文岓自踐廷來歸人許其忠而知變久在石州得軍民心又蕃衆先隨至者數千戶上慮其失所即以文岓長子繼昇為崇儀副使領父任焉

乙未權知開封府王曙洎判官推官等坐斷獄誤罰金初法寺准詔長吏為部民所訟罰訖代之上以京府事繁與外郡異祇命增罰金十斤而復其任

丁酉三司借內藏銀八千兩

戊戌羣臣以上玉皇聖號詣闕拜表稱賀詔諭諸州官吏將行薦告之禮務遵嚴肅稍有違懈委轉運使察按之令中外所上表疏不得連用執符御歷之類二字

廣南西路轉運使高惠連言交州賊船泊如洪寨江口已戒邕賓州巡檢使臣防護邊境詔止於界上設備無或生事 上御景福殿試亳州南京路服勤辭學經明行修舉人得進士張觀等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一人賜

及第除官如東封西祀例觀絳人也

絳州非宋毫路常考張觀得官當是

國子監及開封府薦送實錄偶不詳耳當云試毫州南京路及開封府國子監所薦送

上謂宰相

曰近歲舉人文藝頗精孤貧得路然為主司者亦大不易
徇請求則害公絕薦託則獲謗王旦曰今郡縣至廣
人數亦繁必須臨軒親試至於南省解發非朝廷特為
主張則雖責成主司亦難以集事也

辛丑幸五岳觀宴從官賜兵匠緡帛有差翌日上梁又
命宗室輔臣往觀復賜宴許百司休務士庶行樂賜觀

名曰會靈 虢州防禦使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荆嗣
卒錄其子嗣起行間積勞居方面凡百五十戰有功未
嘗自伐臨終戒其子曰吾聞累代為將其後不興汝輩
當益修謹也

癸卯以奉上玉皇聖號分命輔臣告玉清昭應宮郊廟
社稷

甲辰令瀘州涪井監戍兵自今分番而往以其地多瘴
疫故也 禁軍士私蓄手刀器械其戍邊者不禁

乙巳以殿中侍御史周寔為契丹國主生辰使西京作坊副使段守倫副之屯田員外郎趙世長為正旦使內

殿崇班閣門祇候張舜臣副之

舜臣訓子
守倫未見

度支副使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孫冕坐前接伴契丹使被酒不謹丙午責知壽州初開封府解服勤辭學進

士二十五人為下第者劉溉所訟其十三人以寓貫皆奔竄潛匿有司追捕王旦奏曰陛下比降恩詔搜羅才俊今乃變為囚繫恐傷風教且科舉之設本待賢德此

輦操行如此望特出宸斷以懲薄俗上曰此蓋當時官司不曾曉諭致此過誤其寓貫者當並釋罪漑付外州羈管既而御史高弁上言漑訟事得實被責太過上以問旦旦曰漑訟本非公心據款乃俟其得解則訟此搢紳之姦賊朝廷黜其無行諫官所宜樂聞弁妄行對奏由是觀之向非聖斷明哲辨舉子誤犯則須連坐府縣御史抨彈甚無取也上然之弁雷澤人尋以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

弁知廣濟據本傳附見當考

丁未詔自今舉人如本貫顯無戶籍及離鄉已久者許
召官保明於開封府投牒取解

己酉給瀘州公用錢歲五十萬

庚戌詔獎知麟州禮賓副使李直已轉運使言其幹事

故也

直已未見

壬子以將作監丞李惟簡為太子中允致仕別賜錢三
十萬惟簡穆子也多才藝性冲澹不樂仕進屏居二十
餘年上特召對而命之初召惟簡使者不知其所止上

令至中書問王旦然後人知惟簡乃旦所薦也旦務匿名迹遠權勢它所薦士尤多類不以告人其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者云

歐陽

修旦墓誌以惟簡為行簡誤也行簡馮翊人自有傳

上嘗觀書龍圖閣得王禹

偁章奏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言其子嘉言舉進士及第為江都尉頗勤詞學而家貧母老是日亦召對特授大理評事

冬十月丙辰三司言外任官不得挈家者請許分添支

錢給其家從之

丁巳詔揚州長吏正至朔望朝拜建隆寺太祖神御殿
先是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未敢迎迓以須朝旨上
謂宰相曰此事如何王旦曰高麗久來進奉因契丹阻
絕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言且使離高麗契丹必
已知之若有所問即當以誠對也王欽若曰此使到闕
正與契丹使同時旦曰四裔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爾
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即遣使

館接焉

戊午詔高麗使所至縣市物委長吏管勾勿令虧損遠人仍蠲其筭

己未淮南飢命轉運發運使賑恤之 殿中丞童靜專

削籍長流郴州不得叙用靜專知容州坐贓法當徒又其叔居明先歿王事賜子子出身居明子幼靜專冒蔭得官及是事發故重責之仍令福州訪居明之子以聞而居明子頴明年亦登進士第

上以慶州所管熟戶蕃部尤衆其間亦有納質夏州者
恐浸久成邊患辛酉置慶州緣邊都巡檢使於華池縣
使統治之歲給緡錢五十萬備宴犒從部署王守斌之
請也

癸亥召左正言直史館劉筠右司諫直史館陳知微並
試於中書上覽筠所試特稱善遂遷右司諫而以知微
為比部員外郎並知制誥仍令筠在知微上

甲子以王清昭應宮成詔賜脯在京五日兩京三日諸

州一日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修
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日每繪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
詔自今軍士亡命及三年已上雖自首悉其所犯赴
闕論決之從知亳州李迪之請也

丙寅宴宗室輔臣於崇政殿賜襲衣金帶器幣以奉祀
禮成故也因射於太清樓下上作詩賜之初詔用乙丑
宴以向敏中私忌改就是日御史臺鞠殺人賊獄具
知雜王隨請鬻割之上曰五刑自有常制何必為此王

旦日隨司風憲抨彈自有故事此非其所宜言況此賊
本情可見一死亦已極矣

戊辰上御便殿引對軍校第遷之凡三日而畢先是
遣內侍于萊州采玉石造景靈宮聖像於是詔采玉石
處除兩稅外免其徭役

辛未命知制誥盛度為兗州會真宮醮告使入內押班
周懷政為都監上以真靈不測慮祠祭有所不及乃作
文令度等特詣宮南擇地建壇場醮告知兗州王臻讀

之科法甚盛遂即其處刻石焉 詔自今天慶天貺光
天降聖節有司勿進刑殺文字 知延州吏部員外郎
李及言廊延路邊防之地所管弓箭手校長承前不給
甲冑望許量置以備防守又廊延界與北界相接望禁
止採伐並從之

乙亥詔諸州解送舉人內黜落多處宜令本州選官覆
試取藝業優長者送禮部以二月一日為限進士諸科
其曾經殿試并河北陝西諸科曾經終場及他州兩經

終場下第者悉免取解

己卯京東轉運使李湘言自今新授京官合入遠地未
有關而權涖近州攝務者望許叙為勞考從之

李湘
未見

河北提點刑獄司言博州獄空百三十九日宰相言天
下奏獄空者無虛月唯此奏日數稍多上特令降詔獎
之

十一月癸未朔加號翊聖將軍曰翊聖保德真君 以
樞密副承旨右衛大將軍張質為都承旨質在樞要幾

五十年練習事程精敏端慤未嘗有過舊本院吏罕有遷至都承旨者上素知質廉謹故以授之嘗召問五代以降洎國初軍籍更易之制且命條其利害質纂為三篇目曰兵要以進上覽而稱善

甲申命太僕少卿裴莊權西京留司御史臺代陳象輿也以象輿為衛尉卿分司西京時刑部郎中趙湘知河南府象輿自以位居湘右每行香拜表輒倨傲不為禮使左右掖之而進上封者言之故有是命因詔西京自

今行香拜表並以知府為班首

陳象輿傳云馮拯代趙湘奏象輿謬狀乃責按

湘以是年八月甲戌知河南實代拯也拯既入是年十一月丁未始為中丞象輿責以甲申在丁未前二十四

日拯既非代湘者亦恐非言象輿者今但從實錄

濱州言河溢于安定鎮

乙酉羣臣詣崇德殿賀玉清昭應宮成賜宮使以下鞍勒馬器幣德音減諸路繫囚流以下一等死罪可憫者奏裁采伐木石州縣差賜民租

丙戌謁玉清昭應宮紫雲如蓋覆太初殿三鶴集殿檻宴近臣于集禧殿

戊子四方館使高州刺史涇原都鈐轄兼知渭州曹瑋
加引進使留再任時秦州蕃部寇邊命瑋經畧瑋上表
乞還州事專督軍旅上不欲遽更守臣故有是命仍密
詔敦諭之

己丑加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司空修宮使丁謂工部尚
書副使林特工部侍郎為三司使都監藍繼宗洛苑使
領高州團練使 置玉清昭應宮副使以丁謂為之

辛卯翰林學士晁迥上玉清昭應宮頌其子秘書省正

字宗操繼上景靈宮慶成歌上曰迺高年勤於著述而
善訓子弟亦搢紳佳事也 以監修宮步軍都軍頭邢
興為馬軍副都軍頭領賀州刺史自餘軍校工匠第遷
者九百一十三人 知秦州張佶言偵知總噶爾族埒克遵
和尚嘉勒斯賚召諸部首領謀犯寨城請益戍兵詔佶審
驗如蕃中自相讐却則潛設備禦撫諭遣之或侵軼疆
界則從便掩襲無得深入

壬辰御乾元門觀酺自是凡五日 戶部尚書陳堯叟

上汾陰奉祀記三卷有詔褒答

乙未廊延路鈴轄張繼能言趙德明進奉人挾帶私物規免市征望行條約上曰戎人遠來獲利無幾第如舊制可也

戊戌以辰州溪洞都指揮使魏進武補三班借職監房州稅仍給裝錢赴任進武自言房州接歸峽山路頗近蠻界乞移他所遂改淮南置戎瀘資榮州富順監都巡檢使一員時內殿承制閣門祇候馬守遵言戎瀘夷

漢雜居本路鈐轄在遂州緩急不能捍禦故特置此職
已亥西涼府六谷蕃部來貢

辛丑詔廣南東路轉運使李欣西路轉運使高惠連對
換所任先是樞密使寇準因對言臣嘗稱高惠連有吏
幹可以任使近聞其嚴酷無廉譽上以西路近蠻徼故
徙之因言惠連昔上封事且言朝廷不可用善人善人
多敗事因述天有五行為據朕觀之知其涉道淺也王
旦曰夫天有五行無不善之理又所言善人若選懦之

類誠無所用矣如吉履善行固人之常道安可闕也傳
曰善人國之紀也語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是也欣莆田人初為階州軍
事推官時自知州以下皆坐買馬得罪而欣獨免由是
以清謹知名

癸卯詔玉清昭應宮每歲正月朔望許士庶焚香

丁未刑部尚書馮拯兼御史中丞賜襲衣金帶鞍轡馬
仍賜繡韉以挾歷中書樞密院故特有是賜非常例也

戊申契丹遣使左林牙工部尚書蕭延寧副使衛尉卿張翊來賀承天節

己酉置玉清昭應宮判官都監以左正言直集賢院夏竦為判官內殿承旨入內押班周懷正為都監王旦之為景靈宮朝修使也竦實掌其牋奏竦嘗卧病旦親為調藥飲之數稱其才因使教慶國公書

竦傳云教書資善堂按資善堂

明年乃置今年未也故但云教慶國公書

又同修起居注及是為判官皆旦

所薦也初丁謂欲大治城西陂塲醜金水作后土祠以

擬汾陰睢上林特欲跨玄武門

玄武字當考

為複道以屬玉

清昭應宮李溥欲致海上巨石于會靈池中為三神山

起閣道幾遇神仙之屬羣臣亦爭言符瑞竦獨抗疏皆

以為不可其事遂罷及為判官居月餘乃奏寶符閣奉

神果實旦起視之無有查滓狼籍左右殆神食之

抗疏排丁

謂等附傳有之正傳不載寶符閣所奏正傳有之附傳不載蓋為正傳者以竦不正必不能諫前事故削去但載寶符所奏可見竦邪佞故也然竦抗疏必不誣附傳載其事于竦為知制誥以後恐失其序此必未為判官以前事也竦未為判官故數有正論王旦因喜之及為判官即附會神怪僥倖速進寶符所奏是也既有寶符

之奏則必不排丁謂等矣今患著之姦人情狀或可由此見爾

知秦州張佖言蕃部

俶擾已出兵格鬪望量益士卒王旦曰今四方寧輯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藩翰之臣宜務鎮靜上曰邊臣利于用兵殊不知無戰為上頃歲河北請增邊兵王欽若等亦惑其言惟朕斷以不疑終亦無患因言昔嘗謂邢昺朕中夕靖思四方至大張官置吏委之千萬里外豈能盡知善惡一有敗事則為患非小自古帝王宵衣旰食正為此爾萬務幾微更賴卿等悉心也

庚戌入內殿頭白崇慶言監修淮瀆廟既成民有禱祠者多上廟內烹宰喧瀆請禁之仍徙桐柏縣令解宇廟之東偏詔可 令在京倉草場如宣旨並三司使取索都管見在數目即得實封供報自餘官員及提點使臣取索不得供報如違當行極斷

十二月癸丑朔日當食不虧羣臣表賀

乙卯詔三班使臣當入遠地差使求邊郡者令本院閱試武藝擇任職者授之 詔自今諸州部送罪人赴關

及往他州者並所在為券給以糧仍令依程而行不得
非理繫扑倍道進發病者牒所至州縣遣醫療治死者
檢視無他故即以公驗付部送吏違者所在官司劾罪
以聞先是淄州部送繫囚赴關道多死者上憫之特命
條約

丙辰令王欽若陳堯叟馮拯趙安仁洎林特等各舉京
朝幕職州縣官詳練刑典曉時務任邊寄者二人

丁巳詔增給王嗣宗曹利用食錢月五萬

戊午詔川峽廣南福建轉運使提點刑獄官察部內僚吏有貪墨不法慘刻用刑者以聞以道路遘貧民無所訴也先是交州狄獠張婆看避罪來奔知欽州穆重穎召之至中路復拒焉都巡檢臧嗣令如洪寨犒以牛酒交州偵知其事因捕狄獠遂寇如洪寨掠人畜甚衆轉運司移牒交州追索之并以聞詔督李公蘊護送仍戒疆吏自今無得誘召蠻獠以致生事

己未作元符觀初每歲天慶節就左承天祥符門設帟

幕啟道場上以車騎往來喧雜乃命葺皇城司解舍新堂為是觀堂即劉承珪所創景德末司命臨降處也

辛酉加楚王元佐尚書令相王元偓太尉榮王元儼兼中書令自餘宗室並第遷一資忠武節度使駙馬都

尉魏咸信同平章事咸信時已耆年嘗因誕聖節為幼子昭侃求官且援石保吉吳元辰遺奏例以冀加等其昏眊如此又表求任用上出示中書尚敏中曰咸信聯榮戚里位居節制何乃復懷希望上猶優詔答諭因以

建南京獎太祖舊臣遂為使相逾年出判天雄軍

壬戌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周懷政言兗州民有以兵器獻東岳廟者請令焚之不可焚則輸本州甲仗庫從之

丁卯權知高麗國事王詢遣奏告使尹證古及女真將軍塔沁堅已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來貢詢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請降皇帝尊號正朔詔從其請又言塔沁堅自稱父兄曾入覲其兄留弗歸茲行遂往

尋訪又河北居民實文顯等十七人先為契丹所掠投奔高麗詢亦遣還令歸本貫上深嘉其意待證古甚厚戊辰曹瑋言築隴山外籠竿城畢詔獎之及浚壕訖役

又賜器幣緡錢

浚壕明年三月訖

庚午命王旦為奏告大禮使向敏中為儀仗使寇準為鹵簿使丁謂為禮儀使王嗣宗為橋道頓遞使故事禮儀使為四使之首贊道行事敏中衰疾故讓謂以便于陟降也

甲戌張佖上大洛門新寨圖先是佖欲近渭置采木場蕃族聞之即徙帳去佖不能卹以恩意戎人輒悔因叛卒鄉導遂行抄劫佖深入掩擊悉敗走至是求和佖不許時總噶爾塔克遵嘉勒斯齊溫布且等帳族甚盛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敵希望朝廷爵命俸給佖奏請拒絕曹瑋獨言宜厚嘉勒斯齊以扼德明又請如斯多特例授塔克遵節度使乃詔輔臣共議量加官秩勿踰常制

采木場與六月

己巳所書或相關當考據會要則曹瑋請如斯多特例授塔克遵節度使而實錄乃云其蕃部郢城琳布且亦望

置節度使如斯多特例蓋將克遵一名鄆城琳布且也今
且從會要然將克遵蓋輔斯賚者斯賚猶未加爵命而遽
請將克遵為節度使不知何也當考實錄于此月壬寅始
載璋此奏又云嘉勒斯賚請以馬直改賜金箔什物等今
移入張信事後并書且
削去改賜馬直及日

乙亥樞密院言諸州本城馬步軍都指揮使已下俸給
等差不一請自今令三司以三京為一等節鎮為一等
防團刺史為一等從之

丙子以衣庫使楊崇勲崇儀使夏守贇並為西上閤門
使先是守贇晨朝上使內侍皇甫繼明問欲管軍乎為

橫行使乎守贇對曰臣竊位得日近晷旒足矣與崇勳俱授此職 增慶州桑遠寨鳳州柳泉等鎮環州合道鎮監押十員從陝西轉運使之請也

丁丑契丹使臨海節度使耶律少寧副使永州防禦使耿寧來賀明年正旦 併左藏軍生色雜色匹布二庫

為生熟匹段庫

淳化三年末可考

是歲天下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五